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种蟑螂/梁科庆著.—深圳:海天出版社,2003.9
ISBN 7-80697-003-7

I.变... II.梁... III.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1327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杨宏英 封面设计: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0755)83460274

深圳市 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5.25

字数:310千字 印数:17001-22000册

定价: .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悬疑历险小说 ·

侠盗破奇案

变种蟑螂

作者：

插图：

海天出版社



我手执烟雾弹，审慎地评估周遭形势，任何缝隙、隐蔽处、阴暗部分、不起眼的角落，全都在考虑之列。最后，我选了一个最适中的位置，站定，小心翼翼地撕开铝箔包装，取出铁罐和胶罐，闭起呼吸，用小刀轻轻把铁罐的密封戳破少许，然后拧开水壶的盖子，往胶罐内注入 3mm 清水。

我还是不放心，高高低低地再看一遍，看看有没有更佳的位置。

请别怪我多心。为了一击即中，不浪费弹药，行动前，先作周详的战略分析乃明智之举。三思而后行嘛！孔夫子教的。

考虑片刻后，我决定向左移两码。

就在这个新位置，我放下胶罐。

抬头，确定前后窗子都锁好。

便把铁罐放入胶罐之中。

放好后，我退至大门，手握门柄，双眼紧紧盯着

铁罐，期待即将产生的化学变化。

一会儿，铁罐发出“嘶嘶”之声。

我赶紧拉开大门，离开屋子。

回头，铁罐开始冒出白烟。烟雾弹发挥威力了。

“呼——”我关上大门。

可恶的蟑螂，这下，你们死定了！

蟑螂家家有，我家特别多。

尤其晚上回家，一亮灯，看见蟑螂四散乱窜的骇人景象，难免联想到我回来前，它们曾爬过我的椅子、桌子、电脑、睡床、枕头、杯碟，继而联想到他们身上的细菌、它们排出的粪便、它们分泌出的臭黏液

……

唉！家不成家！

我不常在家里做饭，偶尔有空兼有兴致，便下厨炒两味小菜。每当小菜上碟、电饭煲散发饭香之际，总有四五只受不住热力的蟑螂不识趣地从电饭煲底部的散热孔钻出，那时候，纵然美食当前，也有一阵反胃的感觉。

蟑螂惹人憎厌乃不争之事，可是，夏元瑜教授却别具慧眼地从蟑螂身上找出仁、义、礼、智、信等五大美德，写了一篇名为《以蟑螂为师》的文章，劝人处世要效法蟑螂。

简单地说，夏教授认为蟑螂只捡人家剩余的零碎食物，不伤害人畜，为之仁。蟑螂不横冲直撞，不妨碍屋内的交通，为之义。蟑螂寄居主人家中，以清除垃圾来报答主人，为之礼。蟑螂凭一对触角，到处钻营，为之智。蟑螂三亿四千万年以来，从不进化，墨守成规，为之信。

我自问不及夏教授的幽默感。

相信，夏教授没患上像我一样的鼻敏感。

不然的话，他绝不会觉得蟑螂可亲可敬可爱；反之，只会觉得它们可恶可怒可杀。

我在两个月前患上严重的鼻敏感，也在两个月前读到一篇医学报告，原来在城市里，每两个过敏者当中，平均就有一个是蟑螂引起的。

不幸地，我属于那不幸的 50%。

我的鼻敏感几近群医束手、药石无灵的可怜地步。要命时，我不停地打喷嚏，鼻水长流，真的苦不堪言。

当我锁定蟑螂是过敏原后，顿生杀机，决心对家中的蟑螂进行彻底的灭族大清洗！

可惜，蟑螂的生命力无比顽强，举凡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杀虫水、杀虫粉、杀虫剂、蟑螂屋、蟑螂药饵等物，我都用过，却总不能把蟑螂赶尽杀绝。初用新药时，屋内的蟑螂的确明显地减少了，我的鼻敏感亦

大为好转，但几天后，外貌跟先前的蟑螂稍有不同的品种先在厨房里走动，再过几天，便横行全屋。而我，当然喷嚏打个不停啦！

据说，世上的蟑螂有五千多种。在我家出没的，大约有七种。我查过参考书，凭其外貌，认出这些死敌分别是德国蟑螂、美洲蟑螂、澳洲蟑螂、棕色蟑螂、花斑蟑螂、潜伏蟑螂、灰色蟑螂。它们都是令我家无宁日的国际大坏蛋。

我空有一身武功，偏偏敌不过小小的蟑螂，徒叹奈何！

正当我战意动摇，撤退搬家之念萌生时，昨天，我路经荔枝角，看见一家药房门外围了一堆人，便走过凑凑热闹。原来药房老板在推销一种俗称烟雾弹的杀虫剂。他说是新配方，两小时内能把屋内的害虫，包括蟑螂，统统杀光。

既无良方，我姑且一试。

我走到街上，心中不住默默向上苍祈求，希望那个烟雾弹能将家中的蟑螂一举歼灭。

我走到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转左还是转右？

两小时，可以到网吧玩线上游戏，可以到书店打书钉，可以到咖啡店喝咖啡兼看杂志，可以到球场找人玩三人篮球赛……

突然，“辄——”一辆黑色的玛莎拉蒂 Coupe GT 跑车冲上人行道，在我身前煞停。

吓得我慌忙跃后。

这个司机怎么搞的？在闹市里乱冲乱撞！难道又是明星、名人酒后驾驶？

车子的前座车门打开。

“何浩，快上车。”有人在车内唤我，是个女的。

我俯身察看，驾车的竟是 Fion！

乍见 Fion，我喜出望外。

Fion 上星期才飞往泰国追捕蟑螂（此蟑螂并非我家中的蟑螂，此人是犯罪集团的主脑，详情请看《侠盗破奇案之夺宝世界杯》），她这么快回港，换句话说，她已完成任务。看她风尘仆仆的样子，多半一下飞机便飞车来找我，她急于见我，即是记挂我，她记挂我，即是对我有好感，她对我有好感，即是……

“快上车啊！别站着发呆。”

我于是潇潇洒洒地跳上玛莎拉蒂。我从不拒绝女人的要求，特别是漂亮的少女。

“轰……”Fion 大力踏油门，玛莎拉蒂呼啸一声，跃出大路。她显得非常焦急。

地久天长，人生是一条漫漫长路，我喜欢细水长流的爱情长跑，对于快餐式的，我始终有点抗拒。

我忍不住说：“我……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情我……很……感……激但……”

Fion 冲过一盏红灯，差点引起撞车。

“你……”

她叹道：“大事不妙。”

“啊——”看来，我会错意。

“你刚才说明白我什么、感激什么？对不起，我听不清楚。”

“没什么？”我尴尬地用衣角抹去额角的冷汗，“咳，我说，我明白你对深色的意大利跑车情有独钟，你开得这么快，我感到很刺激但安全为上。小心驾驶啊！”

“没办法，我和你要赶搭直飞泰国的专机。”

“又往泰国？你和我？”

“我简单地交代一下吧。自从去年六月犯罪集团的主脑蟑螂曝光后，我们花了大半年追查他，最后我们锁定他在金三角。上星期，我到达泰国后，当地的国际刑警通知我，他们已跟金三角内的武装势力谈妥，各方势力皆答允不包庇蟑螂，任凭国际刑警处置他。情报显示，蟑螂众叛亲离，匿藏在佤山以北的山区，已成瓮中之鳖。由于事情变得好办，上司便命我留在泰北的清莱，预备引渡蟑螂的法律文件。我的四名手

下则联同一小队泰国士兵组成行动小组，深入山区搜捕蟑螂。我预计行动小组三天内完成任务，谁料等了一星期，组员在山区全数失踪，迄今音讯全无。”

玛莎拉蒂已驶上青屿干线，朝赤腊角机场疾驰。

我猜道：“可能其中一个武装势力突然反口，把蟑螂收藏起来。”

“这个可能固然存在，但可能性极低，因为蟑螂为人狂妄，行事霸道，各武装势力均对他恨之入骨。现在蟑螂落难，众人只会打落水狗，多踩他一脚，不会收留他。而且，跟我们合作，算是卖个顺水人情给国际刑警，武装势力乐意这样做的。”

“你找我，是要我深入山区，捉拿蟑螂？”我讶然。

“不错。”

“你错了。你应跟泰国军方商议，增派一大队士兵上山，到时，蟑螂自当手到擒来。我只是个小偷，难当重任呢！”

“你有所不知了。金三角的武装势力人数众多，武备精良，他们甚至拥有导弹。他们和泰国、缅甸、老挝国的政府军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打打谈谈的胶着状态。政府军的处境相当尴尬，既没法清剿他们，又不能不对付他们，故此，政府军一定要维持一种优势，才能压住他们，不让他们坐大和扩充地盘。”

我笑道：“情况就像我跟家中的蟑螂周旋。我的容忍底线是晚上的厨房，如果它们大白天跑到客厅中央耀武扬威，乃严重的挑衅行为，损害我一家之主的尊严。对于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我下手绝不留情。另外，虽然明知没法把它们全数剿灭，亦要定时喷杀虫水，防止它们的数目增多。”

“很古怪的比喻。不过，倒也贴切。”Fion把车转进机场的停车场，“这次，泰国政府军和国际刑警高调地追捕穷途末路的蟑螂，各武装势力都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看此事。如果我们铩羽而归，政府军的声威将遭重大的挫折。总之，行动小组失踪之事不能张扬，泰国军方不会增兵，国际刑警不会增援。形格势禁，我们要速战速决，尽快速住蟑螂和寻回失踪的组员，才能化解这场危机。”Fion把车停定，幽幽地看着我，柔声道：“这事，我一个弱质女子办不来。何浩，你是我的惟一希望、惟一依靠。”

就是这个眼神，令我变了个气球。

Fion仿佛是个气泵。一种无形之气从她身上传过来，我不断自我膨胀，不断自觉轻飘飘的，就这样，我飘离玛莎拉蒂，被Fion牵引，飘进机场大楼，飘进飞机，飘进天空……

我身负重任！我是Fion的惟一希望、惟一依靠！

我要拍扁蟑螂！

* * * * *

“Fion，你专程往香港找的援手，就是这个小子！”

这句话像根尖刺，一下子刺破我的自我膨胀。这根刺好尖利哩。

通常说话的人跟所说的话相称，才会如此一针见血。正如古人说：“文人讲武事，大都纸上谈兵；武将论文章，半属道听途说。”不相称的人说不相称的话，只会产生反效果。比方说，李小龙穿起一身白色的中山装，举起劲力十足的食指，怒睁圆目，额角青筋暴现，咬牙切齿地说：“不要欺负中国人！”大家自然联想到中国人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等民族大节。然而，同样的服装、表情、动作、说话，由周星驰来演绎，恐怕大家只会视作“精武门千禧搞笑版”；若由李登辉演绎，相信大家毛管直竖之余，还多一分担心，所以他接着说：“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

话说回头，站在我跟前说“就是这个小子”的人，是个典型的武将。他叫猜克，官拜上校，长得豹头环眼、粗腰膀阔，左边脸颊有条两寸长的疤痕。他没穿上衣，露出一个毛茸茸的胸膛和浑身古铜色的肌肉，“手爪”粗若我的小腿，说完话后，还有意无意地震几下胸肌。

Fion 对猜克上校说：“何浩外表虽然文质彬彬，但身怀绝技，真人不露相，可不要小觑他。”

猜克上校比我高一个头。我仰着脸，向他说：“哈啰。”

“真的？”猜克上校上下打量我，对 Fion 的介绍半信半疑。

“蟑螂是他打伤的。”Fion 补充。

猜克上校轻扬眉毛。

一辆 1995 年的本田 CR - V 四驱车驶至。四驱车的车身颇为残旧，但听引擎所发的声响，却是马力强劲。

司机跳下，向猜克上校敬礼，说道：“报告长官，用品都在车上。”

猜克上校从车上取了一件泥黄色的 T 恤，穿上，道：“出发。”

我问：“去哪？”

“当然是进入山区追缉蟑螂啦！”猜克上校跨进驾驶座。

“来吧。”Fion 拍拍我的肩，也登车。

我周遭看一眼后，坐进四驱车的后座。我不知这里的确实位置，只知是一个位于泰北的空军基地。

猜克上校开车。

我道：“只得我们三人，好像少了一点。”

猜克上校傲慢地说：“人不在乎多寡，只在乎有用。没用的，就是三十人、三百人，我也嫌多。”

从猜克上校看我的第一眼，我已觉得他把我归类为“没用”。

我会令你改观的。

Fion道：“我们不能前呼后拥、敲锣打鼓地进入金三角。记着，我们要秘密行事。正如我先前所说，蟑螂在逃和行动小组失踪之事，不能让金三角内的武装势力知道。”

猜克上校道：“他们已猜到几分。现在金三角内流言四起，那些坏份子正蠢蠢欲动，昨天便发生事故了。我们有一支巡逻小队，在山区遭到枪击。”

Fion急问：“可有人受伤？”

“没有。对方只是开几枪示威，旨在试探我们。可是，当他们的胆子变大后，下一次，袭击会升级。”

Fion再问：“蟑螂或行动小组方面，有消息吗？”

“我们锁定通讯器最后发出讯号的位置，希望藉此找到他们的下落。”猜克上校指一下仪表板上的全球定位系统，“至于蟑螂，但愿他尚在人世。我要亲手逮捕他。不过，他身上有伤，荒山野岭，缺乏药物，嘿嘿，他不会熬得太久。”

他在幸灾乐祸。我听得出。

“对不起。”我将手搁在车窗，支着头，怨道：“我似乎是个‘搭台’的。”

“搭台？”猜克上校问。

Fion 笑道：“这是香港人的惯用语。当茶楼客满时，伙计便安排互不相识茶客共用桌子，由于互不相识，茶客各自跟朋友交谈，虽坐在同一张桌上，却不明白别人谈什么。”

我嘀咕：“伙计，结账。”

Fion 转身轻敲我的头，道：“刚才在飞机上，我见你不舒服，才没打扰你。现在，让我告知你目前的形势吧。”

猜克上校从倒后镜瞅我一眼，道：“你有病吗？别勉强呀！山上没医生的。”

“我不算生病，只是鼻敏感。我在机上服了抗敏感药 Piriton，此药的副作用令人浑身困倦，药力一过，人便没事。”

Fion 道：“这里不像香港，空气清新，患有鼻敏感的人会不药而愈。看，你下机至今，没打半个喷嚏。”

“说的也是。”我擦擦鼻子。

Fion 道：“言归正传。在行动小组进入山区后的首天傍晚时分，小组队长透过通讯器向我们报告，谓已

发现蟑螂的藏身之处，正准备捉人。我们收到消息后，都雀跃不已，想不到行动如此顺利。正当小组队长谈及捉到蟑螂后的回程安排时，他突然说有些古怪，让我们稍等，他去看个究竟。之后，我们等了很久很久，仍不见他的回音，便主动呼叫他，却全没回应。”

“真古怪……”我瞧一眼全球定位系统显示器上红点。我们正朝着这红点所代表的实际位置进发。

Fion道：“我记得在小组队长让我们稍等前，我从背景声音中听见有人喊蟑螂。”

我猜道：“或许蟑螂突然攻击他们，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Fion摇头道：“没可能。自从蝉螂在香港被你的老鼠夹打中后，一直带伤，且不时吐血，身子甚弱，没可能击败一小队泰国军队中的精英。”

“你用老鼠夹打伤蟑螂!?”猜克上校第二次从后视镜看我，这次他看了大约20秒。

“是啊！我亲眼所见。”Fion代我回答。

“老鼠夹……”猜克上校喃喃自语。

“呵呀——”我打个呵欠。

Fion道：“你先睡一会吧，车程颇长哩。”

“也好。”我把身旁的背囊推到车门旁边，当作靠枕，然后横卧在后排座位之上。

车窗外，一株又一株的榕树不住往后退。

阳光耀目，我闭上眼睛……

* * * * *

我张开眼睛，看见的仍是榕树。然而，感觉跟先前截然不同。车速明显减慢了。车子正在一条凹凸不平、弯多路狭的山路上行驶。

四周荫翳一片。

我看看腕表。睡了近三小时。

我坐直身子。

前座的 Fion 歪着头，似乎睡了。

猜克上校默默地驾驶。他口里叼着一个烟屁股。

我问：“我们已进了金三角吗？”

猜克上校把烟屁股吐出车外，道：“可以这样说。”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军人说话不应如此含糊噢。”我终于找到讽刺猜克上校的机会。

“含糊的并非猜克上校，而是金三角的边界。” Fion 原来没睡，她回头道：“金三角只是一个概念和印象，它没有明确的边界。就地理而言，它是湄公河和湄塞河的交会之地，属缅甸、老挝、泰国三国的交界，总面积 15 万至 19 万平方公里。何处属缅甸、何处属老挝、何处属泰国，从没明文规定，可说是三不管。由于三不管，长久以来，这里是毒贩、逃犯、山贼、

土匪、恐怖分子的天堂。”

我道：“真是虎狼之地！”

猜克上校冷冷地说：“请别这样说。这里的山民都是善良的人。”

山路两旁的密林间隐约有些屋檐低垂的茅屋。

“但他们种植鸦片害人呢！”我反驳。

Fion 叹道：“他们种植鸦片是被外人利用。最早在此以威迫利诱的手段利用山民种植鸦片的，是十七世纪的英国人。1852年，英国的殖民者发现缅甸北部的掸邦高原是块上好的鸦片产地，他们便教导山民种植鸦片的技术。之后，是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到二十世纪，则轮到美国人了。”

我想起鸦片战争。

一名咬着长柄烟斗、背着竹箩的妇人在路旁走着。妇人身后跟着一个只穿上衣，光着屁股的赤脚小童。小童约五六岁，睁着乌黑的大眼睛，观望我们三个陌生的外人。他正吃槟榔，嘴边满是鲜红色的汁液。

猜克上校道：“他们是佤族人。”

此时，路旁出现两名肩上挂着 AK47 步枪的汉子。

我和 Fion 开始紧张起来。我双手各扣一只飞刀，Fion 则摸着系在大腿外侧的 INGRAM M10 冲锋枪的枪柄。

猜克上校仍旧一派气定神闲地驾车。

两名汉子盯着我们，眼神不怀好意。

猜克上校轻声道：“别紧张。”

车子驶至两人身旁。

两人已解下步枪，提在手里。

猜克上校伸手按在 Fion 的手背。

车子安然驶过。

他们没发难。

猜克上校道：“我认得其中一个，是山贼。他们的首领叫老鼠。”

我道：“你认得他，他自然也认得你。”

猜克上校骂道：“认得又如何！区区两个毛贼，老子不放在眼内。”

Fion 探头出窗外，问：“天快黑了。我们摸黑入山，还是找地方扎营？”

猜克上校道：“摸黑入山诸多不便。不过，也不用扎营。我们到植牧师那处借宿吧。”

Fion 好奇地问：“植牧师是什么人？”

猜克上校道：“他是个华人基督教牧师，在山上建了一条戒毒村，帮助山民戒毒。村子里大约有 50 人居住。听说他们不靠药物，只靠读圣经和祈祷，他们对此法，有个特别名称，叫……什么戒毒。”

我道：“福音戒毒。”

猜克上校：“对，福音戒毒。植牧师除了助人戒毒外，还教山区的小孩读书认字，山民无论有什么困难，他都热心帮忙。大家十分尊敬他，就连金三角的武装分子，也不找他麻烦。”

我猜植牧师是个像成叔一样的基督徒。

在草木茂盛的山区，夕阳消退得特别快。

猜克上校亮起车头灯。

我望向窗外，从枝叶间透进来的最后一丝光线就快消失了。

在这条暗昧的山路上走着，我突然对黑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黑暗，好像一片秋天的落叶，被晚风吹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枯井里。

“前面有灯光喔。”Fion道。

猜克上校道：“那儿就是植牧师的戒毒村了。”

顷刻，猜克上校把车驶至村口，停定。

数人从村内走出来。

我们下车。

“猜克上校，久违了。欢迎，欢迎。”一名背脊微驼、两鬓花白的中年人趋前跟猜克上校握手寒暄。

“这是Fion和何浩。”猜克上校为我们引见。这中年人正是植牧师。猜克上校没说我们因何而来，植牧

师也没问，只说：“我们刚巧开饭，若不嫌粗茶淡饭，请三位一同分享主为我们预备的食物。”

猜克上校道：“打扰了。”

我们各自从车上取下随身的背囊后，猜克上校提起锁匙扣，朝四驱车按掣。

“哔——”

想不到这辆旧车装有先进的电子锁。

“请。”植牧师领我和 Fion 先行。他热心地为我们介绍戒毒村的情况。连他在内，村里共住了 53 人，由于经费所限，纵然有过百山民等候入住戒毒，他也没法容纳。当山民戒掉毒瘾后，除了自愿留下帮忙的，大多回家，重过新生。

Fion 问：“通常要多久才戒除毒瘾？”

植牧师道：“时间因人而异，一般来说，一至两个星期便可戒治，恢复正常。但心瘾难治，因为一个吸过毒的人，大都有一种依赖毒品的心态，这是因为人内心有罪，与神隔绝。只有信靠神，让神在心中作主作王，人才完全脱离毒品的控制，不然的话，当人遇到挫折、无聊、痛苦时，就很容易走回头路，沉沦毒海，无法自拔。”

我道：“山民以种植罂粟为生，吸毒恐怕等于我们吃零食那么方便。”

植牧师叹道：“唉！几乎每家都有两三套吸食鸦片的烟具，甚至儿童也吸食鸦片。他们每天横床执竹，就像城市人每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样。”

Fion 问：“你在这里多久？”

“十年了。”

“你愿意舍弃文明生活，留在贫困的山区帮助山民。你真是个有心人。”我由衷地说。

“我是还福音的债。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 99 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说时，植牧师领我们走进一间屋子。

屋子摆了六七张方桌，密密麻麻的坐满人，都在吃晚饭。吃的虽是寻常的瓜菜，但各人吃得津津有味。我饿极了。

植牧师朗声道：“各位，有朋友远道而来探望我们，我们一起欢迎他们。”

众人放下碗筷，一同站立拍掌。

“不用客气，大家请继续吃饭吧。”我们向众人道。

有人腾出座位让我们坐下。有人为我们端来饭菜。

“猜克上校，你好吗？”其中一个送饭的男子道。

“啊！阿虎！”猜克上校霍然站起，脸上泛起笑容。自相识以来，我首次见他笑，但笑得很难看，大概他

很久没笑，脸颊的肌肉甚为绷紧。

猜克上校大力拍阿虎的肩膀，喜道：“阿虎，你像从前一般结实呢！”

“你也像从前一般威武。”阿虎咧嘴而笑。他的牙齿很黄。

“来。”猜克上校拉开身旁的椅子，“一起吃饭。我们边吃边谈。”

“不，厨房里还有工夫要做。我今晚才找你聊天。”说罢，阿虎拿起托盘走出屋外。

猜克上校坐下，跟我们说：“阿虎是我的旧部。他本是个年青有为的军人，可惜后来染上毒瘾，不得不提早退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少校。”

Fion 道：“所以他仍称你作猜克上校，改不了口。”

我夹起一块青瓜，正想送进口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蜂鸣声。

是某种保安系统示警。

猜克上校掷下碗筷，扑出屋外。

是了，是他的四驱车。有人偷车。

我急急扒了两口饭，也奔出屋外，往村口奔去。但见两人撬开四驱车的车门。

猜克上校高声喝骂，并冲向其中一人。

那人见猜克上校来势汹汹，立即拾起脚旁的 AK47

步枪，却来不及扣扳，猜克上校大步踏前，右手拨开那人的枪管，左手勾住他的后颈，先来一记泰式膝撞，再来一记肋击，把那人打倒。

可是，另一人已跳上车顶，手执步枪，对着猜克上校的头，正要开火——

危险——

说时迟，那时快，我掷出手中的——竹筷——

“飒——”、“飒——”

竹筷插进那人的右手背和右前臂。“啊呀！”他吃痛，手一松，步枪掉地。

猜克上校补上一脚转身侧踢，把他从车顶扫落地上。

我跑至车旁，认得两人是刚才在路上遇见的山贼。Fion、植牧师、阿虎等人相继赶至。

植牧师跟两名山贼说：“你们快走，不要再来生事。”

两人灰头土脸地爬起来，一拐一拐地走进漆黑的丛林里。

阿虎道：“他们是老鼠的手下。”

猜克上校道：“我晓得。”

阿虎道：“老鼠最记仇，你们打伤他的人，他一定缠着你们不放。你们办完事后，最好尽快离开金三

角。”

这种鬼地方，我巴不得马上离开。

“唔。”猜克上校应了一声，转身瞧我一眼，道：“好俊的暗器功夫。谢谢。”

Fion 笑道：“我早就说过，何浩是个高手哩。”

猜克上校豪迈地向我伸出他的粗壮大手。

我含笑上前，跟他握手。

哗！这家伙握得我好痛。

二

Fion 忧心忡忡地说：“我越想越觉得不妥。”

“我也是。”我道。

倚着车门抽烟的猜克上校问：“你们担心什么？”自从今早离开植牧师的戒毒村，他一直开了近三小时车，到现在才肯停下来，抽支香烟，稍作休息。

Fion 道：“不如这样吧，何浩，我们就着心中的疑虑，各在沙地上写一个字，看看我们所担忧的，是否相同。”

“好哇。”我在路旁的松树上折下一根松针，蹲下，在地上写“山”。

回头看时，Fion 已用尖石子写了一个“虎”。

猜克上校吐出一个烟圈，道：“你们似乎各怀心事。”

“不。”Fion 抛掉石子，拍净手上的尘埃，“我们所指的，乃同一件事，对吗？何浩。”

我点头。Fion 真聪明。

猜克上校道：“那就奇了。你们一个写“山”，一个写“虎”，怎会相同！啊，是了，你们担心山上有老虎。有我在此，你们别怕……”

我摇头道：“我想 Fion 写的虎，是指你的旧部下阿虎。他昨晚的表情吓我一跳。”

“表情……”

Fion 道：“当他听见我们的目的地是这座山时的表情。错愕之余，又带点震惊和惶恐，总之，他好像听见什么可怕的事似的。”

我道：“他还试图劝阻我们，后来你跟他说是项特别任务，他才不作声。虽然不作声，却轻轻叹气。”

猜克上校搔搔后脑，道：“哈，我竟忽略了阿虎这么多细微的表情和动作，枉我跟他谈了两小时。”

Fion 道：“旁观者清嘛。”

我道：“我还记得，阿虎曾吞吞吐吐地提及山上有古怪的……”

“哈！”猜克上校拍一下大腿，“我还道你们担忧什么，原来是这样。听我说，阿虎的父母是山民，属于掸族。掸族人特别迷信，常说深山里有鬼怪、妖邪、精灵等物。阿虎从小就听这些荒诞的传说，潜移默化，一谈到山，便流露出一种不祥的神态。”

“我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Fion 仍未放下心头

大石。

“难道你以为我们的行动小组全被山鬼吃掉？”猜克上校把地图摊在车头盖上，确定我们目前的位置。

我道：“我倒担心他们遇上老鼠一类的山贼。常言道，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山贼熟悉地形，占尽地利，武器亦不差，打起来，胜负难料。”

“那通讯器最后发出讯号的位置离这里约四小时车程。四小时后，我们便知道答案。”猜克上校折好地图，“不管是山鬼，还是山贼，我一枪便打爆他的脑袋。”他跳回车上，昂然道：“出发。”

我和 Fion 互望一眼。说句老实话，我很后悔。我既非政府军，又非国际刑警，却胡里胡涂地跟 Fion 跑到金三角，捉拿毒贩，对付山贼。我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干这种吃力不讨好兼没钱赚的事。

唉！我长叹一声，无奈地跨上四驱车。

Fion 愁眉深锁地坐到我身旁。

她这副我见犹怜的样子，令我的男子气概顿时重燃。我看着她，正色道：“不管遇到山鬼，还是山贼，我定会保护你。”

“何浩，多谢你。”

我是侠盗啊！做事不能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

不觉间，四驱车又跑了好一段山路。

放眼看去全是树木，惟一的例外，是我们经过一个小湖泊。湖水澄清湛蓝。若不是赶路，我一定要猜克上校让我下车，跳进湖里，畅泳一番。

车子再走一段路。我开始眼困，挨着正在打盹的Fion打盹。

“ 呼！呼！呼 ”！三声爆炸。

我大吃一惊，睡意全消，连忙伏下。Fion则躲在司机的椅背后面，双手抱头，保护脸部。

没子弹飞来，也没进飞的碎玻璃。

四驱车却失控地左右摇晃，猜克上校忙着扭动方向盘，保持平衡，可是，“ 隆…… ”

四驱车撞着一株松树，停了下来。

“ 什么事？”我问。

“ 车胎爆了。小心狙击手。”猜克上校取出INGRAM M10冲锋枪，跳离驾驶座。

我们跟着下车。Fion也手握一支INGRAM M10。甚少用枪的我，亦胡乱地从背囊里掏出一支M5904手枪。

“ 我察看左边，何浩检查右边，Fion戒备。”猜克上校的命令清晰而准确。

我蹲下查看右边的车轮，后胎扁扁的，上面插着一件硬物。我把它拔出来，是根又长又锋利的铁条。

我高声报告：“ 车胎被一根铁条插穿。”

“周遭没可疑。” Fion 亦报告。

“左边的前后车胎也报销了。” 猜克上校走过来，他手上也拿着两根铁条，“这东西叫拦路钩，是山贼的玩意，专用来截停路过的汽车。”

Fion 猜道：“一定是老鼠那帮人撒在路上对付我们的。”

猜克上校沉吟道：“有这可能。但，他们既已截停我们的车子，何以不冲出来攻击我们？奇怪。”

“或许，他们被你的英明神武吓坏了，不敢轻举妄动。” 我口虽这样说，但这个理由，我也自觉十分牵强。

“请问，” Fion 问：“车上有多少后备车胎？”

“一条。” 猜克上校苦笑。

我看看前面，看看后面。两面的路都不见尽头。我不禁叹道：“进亦难，退亦难。”

Fion 道：“我有个提议。按路程，这里往通讯器发出讯号的地点较往戒毒村为近，与其返回戒毒村，倒不如继续前行，我们先完成任务，再徐图后计。”

“我同意。” 猜克上校拉开车门，“我们只携带那些简单而轻便的必需品。我们要走很长的山路。”

走山路，我虽然老大不愿意，但三对零总胜过二比一，我惟有识趣地表示赞同。

刚才的撞车，令我们损失了一些器材，包括全球定位系统和通讯设备。

我突然觉得鼻孔痒痒的……

“乞……嗤——”、“乞嗤——”、“乞嗤——”

我一连打了三个大喷嚏。

Fion 对我说：“拿件风衣吧。”

“不，我不是着凉，是鼻敏感。”我摸摸口袋，幸亏带了一支 Butacort 喷剂，慌忙取出，在左右鼻孔各喷 20ml，骂道：“这时候敏感，真讨厌！”

猜克上校和 Fion 已把电筒、地图、指南针、食水、干粮、急救药物等用品收进三个小背囊里，弹药和枪械则放在战术背心之内。

我们披上战术背心，背起背囊，迈开脚步，往森林深处进发。

* * * *

走了约 4 小时，猜克上校依然健步如飞，Fion 明显地体力下降，不是为了迁就她，我一定跟猜克上校来一场脚力比拼，看谁最先到达那个通讯器的所在地。

Fion 渐渐落后。她双手叉腰，呼吸急促。

我心中不忍，便说：“我们休息片刻吧。”

猜克上校的反应却是：“据地图所示，再过两公里，是块平坦的谷地，我们走到那里才休息。”此人真

不懂怜香惜玉。

Fion 解下腰间的水壶，浅尝一小口清水，喘着气道：“不打……紧，继续……走吧，我支……持得住。”

我放慢脚步，与她并肩而行，必要时，可给她照应，例如替她背背囊。

猜克上校并没减慢步速。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他在前头迤迤而行，我和 Fion 在他身后 10 公尺、20 公尺、30 公尺……

蓦地，猜克上校停步，立定。

我问：“他搞什么？”

“前面可能有些特别的东西。”

我们不期然加快脚步。

我高声问：“前面有些什么？”

猜克上校转身道：“你们自己看吧。”

我们赶上前看个究竟。

眼前，姹紫嫣红开遍。

山坡以下，是一块大若两个标准足球场的谷地，谷地上长满鲜花，鲜花单一顶生，花瓣四片呈白色、淡江色、紫红色。

“这些是……”我愣住了。

Fion 道：“罌粟花。”

我们跑下山坡。

“真古怪。”猜克上校皱起眉头。

我问：“有什么古怪？”

“春天是鸦片交易的季节。人们最迟在三月底，罂粟果成熟前，将其果皮割开，收集渗出的白色乳汁，凝固为鸦片。”猜克上校弯腰摘了一支罂粟果，“你们看，果都成熟了，竟没人割果取汁。”

我猜道：“或许这些罂粟花是野生的，没人知晓。”

“不，这块罂粟田平平整整，是人工开辟的。纵然是野生，在金三角，罂粟就是财富，这么多罂粟花在此生长，人们怎会错过。”猜克上校卸下背囊，道：“我们休息一会。”

Fion 坐在娇艳的罂粟花旁边，喝了一大口清水，道：“上校说得对，想起来，挺古怪哩。你们想一想，自我们今早离开戒毒村，到遇上拦路钩，再步行 4 小时到这块罂粟田，我们在路上看见多少人？”

“初时偶尔遇见三两个山民。”我也坐下，除掉 Gore - Tex 军靴，搓揉脚跟和脚趾，“后来竟连人影也没见过。”

“此地杳无人烟，难怪蟑螂躲进来避难。”猜克上校取出一柄小刀。

Fion 折下一枝罂粟花，看了一阵，淡淡道：“美丽，但，害人不浅。”

猜克上校叹道：“在军中，有些士兵染上毒瘾，本来壮健如牛，很快就变得骨瘦如柴。听军医说，人初尝毒品，会有欣快感，处身梦幻之中。但过量吸食，会造成急性中毒，症状包括昏睡、呼吸抑制、低血压、瞳孔变小。成瘾后，会越吸越多，若不定时吸毒，会出现不安、流泪、流汗、流鼻水、暴躁、发抖、恶寒、打冷颤、厌食、腹泻、身体蜷曲、抽筋等禁断症。到这个地步，人生的惟一目标是满足毒瘾，时时刻刻筹算如何得到毒品。我见过不少大好青年，因吸毒而失去前途、家人、尊严，甚至性命。阿虎的浪子回头，是个罕有的例外。”说罢，他用刀把罌粟果切开。

Fion道：“瘾君子吸毒，养肥了一班毒贩。据联合国的数字，金三角的鸦片年产量是2800吨，而全球每年的毒品非法交易额达5000亿美元，超过石油和化工，仅次于军火的世界年贸易额，相当于国际贸易总额的12%。”

我吹一下口哨。

Fion继续说道：“在掸邦，生鸦片每公斤值75美元，生鸦片经提炼、转运，到了纽约，海洛英的零售价每公斤可达140万美元。”

“全年平均收入只得56.12美元的山民，把罌粟视作当地的特产，他们靠种植罌粟糊口，其他还有什么

东西可以赚钱一概不知。”猜克上校从切开的罌粟果内挖出一些罌粟籽，问：“你们尝不尝？”

“不怕上瘾吗？”我问。

“吃罌粟不会上瘾的。”他吃了一颗。

我好奇地试吃一颗，口感爽利，像吃芝麻。

猜克上校说道：“有些面包师在烤制面包时，会撒上些罌粟籽来增加面包的香味。”

Fion 也吃了一颗罌粟籽，道：“唔，味道有点似花生。”

我问：“你们不是积极打击贩毒活动的吗？”

猜克上校收起小刀，道：“你们中国人也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金三角的贩毒路线主要有四条。一是由云南往东至香港，二是由泰国转运至欧美，三是经缅甸南部由海上运往澳洲，四是经缅甸西部至印度。路线我们虽是知道，但边境辽阔，山林又多，运毒方式层出不穷，加上利钱丰厚，冒险干此勾当的，大有人在。一鸡鸣，一鸡鸣。今天我们捉了毒贩甲，明天，毒贩乙取而代之。”

Fion 道：“鸦片、吗啡、海洛英等传统毒品源自罌粟，但新一代的毒品，如冰、十字架、摇头丸等，甚至强力胶，都是化学合成品，单单打击金三角的毒贩，不能根治毒品问题。”

我叹道：“如此说来，什么禁毒、灭毒，岂不是全没效果？”

“我们尽力而为。现在，先要捉住蟑螂。”Fion 扔掉罂粟花，站起来，把水壶挂回腰带之上，首先起行。

“也许，植牧师那套才是最有效的方法。”猜克上校把罂粟果扔进花丛里，“如果吸毒者都走阿虎的路，彻底戒除毒瘾，没人吸毒，贩毒的人没生意，那就天下太平了。”

我笑道：“这会是一条遥远的路。”

“远？”猜克上校把地图递给我，“我们多走 5 公里便到了，不算远。”

地图上的红圈正是那通讯器最后发出讯号之处。

* * * * *

地图上的红圈，就实际的地理景观而言，是大片墨绿色的茅竹林，竹林前停了两辆军用吉普车和一辆本田四驱车。

“我们终于见到有生命的迹象。”我不禁吁一口气。

猜克上校道：“是行动小组的车辆。”

Fion 道：“我们找到他们了。”

我道：“你应该说，我们找到他们的车辆。”

一扇敞开的车门在风中来回摇晃，发出阵阵“咿呀”之声。

不管多懒惰的司机，看见车门晃来晃去，也会关一关吧！

“喂！有人吗？”猜克上校高声呼喊。

没人回应。

我们走到车旁，车内空无一人。

两辆吉普车的四条车胎全被拦路钩插穿，本田四驱车亦毁了三条。

四周没弹痕，没弹壳，全没战斗的痕迹。

“我们入林瞧瞧。”猜克上校拔出 INGRAM M10 冲锋枪，“我居前，何浩殿后。大家小心。”

我和 Fion 都持枪在手，一先一后地随猜克上校走进竹林。

“乞……嗤……”我一踏入竹林，那可恶的鼻敏感又发作，真讨厌！

我掏出手巾，抹净黏在鼻孔和嘴唇之间的鼻涕，再“池”一声，把塞在鼻孔里的鼻涕全部喷出。

“嘘——”猜克上校回头示意我禁声。

“对不起。”

奇怪，周遭出奇的静，连寻常的虫鸣鸟噪也没有。

茅竹长得又高又壮，头顶的枝叶密密麻麻、重重叠叠，遮蔽了天空。竹林内阴阴森森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腐臭，令我的鼻子十分不适。

走了约二十多码后，我们都呆住了。

“哦，我的天！”Fion 更惊呼。

除了用“一团糟”外，我想不到更贴切的词语形容眼前的景象。

为数极多的茅竹东倒西歪地塌下，大都从中断裂，竹干上弹痕累累，地上遍布弹壳。显然，这些茅竹是被机枪轰断的。从弹痕、弹壳和断竹的数目估计，开枪的次数数以百计。惟有密集式的乱枪扫射，才造成如此庞大的破坏。

有人开枪，自然有人中枪。

在断竹的枝叶覆盖之下，到底有多少具尸体？谁的尸体？

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刷——”猜克上校从战术背心中抽出一柄开山刀，道：“靠后。”他手起刀落，把挡路的断竹一一劈开。

我和 Fion 帮忙把竹枝搬走。

茅竹的枝叶上沾着类似油脂还是黏液的东西，又恶心又难闻。惟恐这些东西有毒，我和 Fion 连忙戴上手套。

猜克上校连续劈了十多刀，我们合力移开一堆断竹后，第一具尸体出现了。

它俯伏地上，身穿特种部队的迷彩服，身旁搁了一支 M16 步枪。

“是行动小组的人。”猜克上校黯然道。

虽是意料之内，一刻未发现尸体，我们还有多一刻的希望。现在知道行动小组的人丧生，难过在所难免。

猜克上校“卜”的一声把开山刀插进泥地里，弯腰扳死者的肩，说道：“让我看看它是谁……”

“咦！”

“啊！”

“嘎！”

竟是副骸骨。

猜克上校打开它的迷彩服，头骨、胸骨、肋骨、手骨、脚骨，完完整整的，一件不缺。然而，肌肉、器官和毛发却点滴不存。

猜克上校喃喃道：“怎会这样的？”

Fion 忐忑地说：“只是一星期而已，尸体没可能腐烂得如此迅速。”

我道：“可能是某种强烈的腐蚀性物质使尸首迅速腐化。”

Fion 道：“不可能，腐蚀性物质会一并将衣服溶掉。”

“衣服上没弹孔，此人不是中枪而死。咦，这些是什么？”猜克上校抚着骸体。

我问：“有何不妥？”

“骨头表面，有许多许多细孔。”

Fion 颤声道：“怪物做的。阿虎所言，真有其事，这山上有怪物吃人。”

“别胡思乱想。深山茂林定有不少吃腐肉的蛇虫鼠蚁，说不定，是它们吃掉尸身呢。”我安慰她。

“其余的组员呢？”Fion 怔怔地看着前面的断竹。

猜克上校提起开山刀，一言不发，跨步上前，挥刀把身前的茅竹砍作两段。这次他比刚才劈得更狠更用力。

我和 Fion 继续挪开断竹。

骸骨接连出现。

约半小时后，“灾场”大致清理妥当。

行动小组全部命丧于竹林之内。

骸骨，骸骨、骸骨、骸骨、统统都是骸骨。

我们也找到那个通讯器，但电力已经耗尽。

Fion 困惑地说：“如果行动小组遇袭还击，以他们的火力和战斗能力，至少会击毙一些敌人。但除行动小组外，我们找不到别的尸体。”

我分析道：“敌人把同伴的尸体搬走。”

“这些敌人真奇怪。”猜克上校来回踱步，一时低眉思索，一时仰首观天，好一会，才道：“从骸骨的分布及断竹的情况推断，他们死前是聚在一起，不住向周围开火。他们这样做，较合理的解释是，他们被敌人团团围困。再者，我刚才一面砍竹，一面观察竹干的断裂位置，位置很杂，中间、顶部、底部都有。”

我沉吟道：“换句话说，行动小组不仅向四面开火，还向上下开火。什么敌人会从竹顶进攻？莫非是轻功绝顶的武林高手，或者是会飞的……”

“怪物。”Fion脸色苍白。

我不敢口硬了。不难想像，当时行动小组遇到极其凶猛的袭击，且战且退，最后聚在一起，彼此背靠背，奋力顽抗，向自四面八方而来的敌人乱枪狂射，直至全军覆没。令他们全军覆没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敌人不怕子弹；二是敌人的数目众多，他们射死一个，另一个随即而至。

到底，那些是什么敌人？

是人？

还是怪物？

“那边。”猜克上校眯起双眼，用开山刀遥指竹林的左面，“那边有间茅屋。”

我们循着他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在一百码以外

的竹树之间，果然有个看似屋檐的东西。

猜克上校的动作敏捷如猫，他一把抓住 INGRAM M10 冲锋枪，快步朝茅屋走去。

我们紧紧跟着他。

可有人在茅屋里？

按骸骨的数目，行动小组已无人生还，若有人在茅屋之内，他会是谁？他可有目睹一切？他有没有参与杀害行动小组？

实在太多疑问了！

离茅屋还有二十码，猜克上校稍微收慢脚步，并举起三根手指，向着茅屋晃了晃。我们会意，他指示我们分三点移近茅屋。

我随即偏向左边，Fion 靠右前进，把中路留给猜克上校。

我的鼻子很痒，我强忍住。现在不能打喷嚏！

猜克上校走到茅屋前。

我和 Fion 分别站在左右，举枪戒备。

茅屋的墙壁用竹子编制，屋顶用茅草铺垫而成。

我轻扣扳机。枪膛已装了子弹。

然而，子弹有用么？我想起那些骸骨。一阵山风吹过，飘落几块竹叶，我的手臂登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 啪—— ” 猜克上校踢开竹门，抢进茅屋。

Fion 随后。

我闪到门边，挨墙而立，掩护他们。

屋内没传出枪声。

“ 情况如何？” 我问。

“ 你进来看吧！” 猜克上校吼道。

我转进屋内，但见一人蜷曲在地板上，看清楚了，是我们的头号通缉犯——蟑螂！我不会忘记他那个丑陋的曲鼻子。终于找到他了！

我问：“ 死了？”

Fion 单膝跪在蟑螂身旁，伸手探他的鼻息，道：“ 还有呼吸，但很虚弱。”

蟑螂半睁着眼，在齿缝间吐出一个字：“ 水…… ”

Fion 从后托起蟑螂的后颈，抬高他的头。

我拿出水壶，递给 Fion。

Fion 慢慢倾侧水壶，把少许清水倒在蟑螂的嘴上。

蟑螂尝到清水，马上张大嘴巴。

Fion 多倒清水给他，他大口大口地喝。

“ 咳咳…… ” 蟑螂呛咳一阵后，神智稍稍清醒，问：“ 有吃的吗？”

我把一包饼干抛过去。

蟑螂抓起饼干，胡乱地撕开些包装纸，便连纸带

饼地塞入口中，狼吞虎咽。

“慢慢吃，我们还有食物。”我道。

这家伙浑身脏兮兮，脸无半点血色，相信已饿了好几天。行动小组已死，他为何不逃跑，伏在茅屋里捱饥抵饿？

猜克上校先我一秒问：“蟑螂，你干嘛不逃，留在这里等我们捉拿？”

蟑螂的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问：“还有吗？”

我再抛两包饼干给他。

蟑螂吃了饼干，恢复点体力，自行挨坐墙壁吃饼。

猜克上校检查茅屋里的东西，都是一些破旧家俱、杂物，没什么特别。由于他搬弄家俱，扬起微尘，害我连打两个喷嚏。

“上校大人，”蟑螂吃完饼干，从地上爬起，坐在一张木椅上，架起二郎腿，问，“可否赏小民一支香烟？”

猜克上校趋前，咬牙切齿地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杀死士兵？”

蟑螂赖皮地说：“让我抽支烟，有话慢慢说。”

猜克上校狠狠地瞪他一眼，点了一根香烟，扔给他。蟑螂接着香烟，如获至宝地，深深啜吸，久久才呼出少许白烟。

猜克上校喝道：“烟吃过了，快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

蟑螂歪着头，瞅一眼窗外，懒洋洋地说：“天快黑了。我看，你们赶快到屋后开动发电机，然后亮着屋内惟一的灯泡。不然的话，我恐怕大家都没命。”

Fion 问：“我们为何会没命？”

蟑螂道：“因为，天一黑，它们就出来。”

猜克上校怒道：“你胡扯什么！别鬼话连篇！”

Fion 急问：“它们是什么？”

“它们出来后，你们自会明白一切。到时，不用我多说。”蟑螂对盛怒的猜克上校毫不害怕。

“可恶！”猜克上校冲上前，揪住他的衣领，想揍他一顿。

“算了。”我劝止猜克上校，“我去开动发电机吧，反正我们晚上要亮灯。”说罢，我径自走出屋外，绕到屋后。屋檐下摆着一台古老的发电机，发电机旁放了一个五加仑汽油桶。我提起汽油桶，里面有半桶汽油。我打开发电机的燃料槽，小心地把汽油注进去，注满了。桶内的汽油所剩无几。我放下汽油桶，把燃料槽的盖子拧紧，然后握着发电机的启动绳，使劲一拉——

“隆隆……”发电机启动了。

我拍拍双手，走向屋子里。

Fion 刚巧按亮灯泡。

蟑螂把木椅移到灯下，坐定。

在黑夜笼罩下，整座森林里仅有的亮光，似乎就只有这个靠一条电线吊在屋梁下的灯泡。

灯泡的电功率只得 60 瓦，灯光不能照遍整间茅屋，猜克上校站在暗角默默抽烟。

Fion 靠近我身旁。

我问蟑螂：“现在天黑了，灯也亮了，你的所谓怪物呢？”

“快啦，快啦。这里有位皮鲜肉嫩的小姐，它们怎会不来！”蟑螂瞥一眼猜克上校，道：“上校大人，我劝你站到灯下吧。虽然你皮粗肉韧，但它们同样视你为美食。”

猜克上校犹疑一会，还是走过来。

Fion 挽着我的臂。

“你的意思是它们害怕灯光？”我问。

蟑螂正要开口回答，屋外传来阵阵怪声，像戈壁沙漠的风沙毫无先兆地吹进竹林似的，“沙粒”砸在竹干、竹枝、竹叶之上，发出“沙沙、沙沙”的微音。

“沙粒”的数量非常多。

“沙粒”渐渐逼近茅屋，又像无数小矮人列队操

练。

我们都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反应。

“嘈嘈……”它们来到茅屋外面。

“乞嗤！”我突然打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喷嚏。

我这个喷嚏惊醒猜克上校和 Fion，他们连忙拿起武器，明知作用不大，但总胜过坐以待毙，任怪物宰割。

我急忙取出 Butacort 喷剂。

蟑螂忽然问：“你对蟑螂敏感？”

“是呀。你怎会知道？”我大感奇怪。

“哈哈……”蟑螂仰首狂笑，“因为，在这座森林里，住了很多很多蟑螂，食人的蟑螂！哈哈……”

“啊——”Fion 尖叫。

在蟑螂的笑声、Fion 的尖叫声中，数之不尽的小东西从墙壁、地坂、天花板的缝隙间钻进屋内。

我亮起电筒，照过去，只见大大小小的蟑螂急忙向四边散开，躲避电筒的光线。

“呼……”猜克上校开火。

子弹击碎不少食人蟑螂，也轰毁好些地板、墙壁和家俱。

烟尘四起，木屑乱飞。

“得——得——”猜克上校的三十发子弹瞬间射

光，他仍然扣扳，可是，不管撞针如何撞击枪膛，却没子弹射出。

前面的食人蟑螂死了，后面的食人蟑螂继续钻进来，纵然多一百倍子弹，也没法杀光它们。

“救命啊！”Fion 掷下冲锋枪，失控地挥动双手。她的一只手碰到灯泡。

“小心！”蟑螂跳起来，轻轻抓住灯泡。

我抱紧惊慌过度的 Fion，不让她乱动。她全身狂颤。

我喝道：“它们怕光！它们怕光！它们不敢爬过来，我们很安全。”

蟑螂扶稳灯泡。

食人蟑螂只在屋内的暗处活动，灯光可达的地方，一只也没有。

“赶走它们。”Fion 泣道。

我道：“没事的，没事的，冷静。”

Fion 开始平静下来，但她的心仍然怦怦乱跳。

猜克上校放下枪，道：“蟑螂，快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问我？还是问它们？”

“废话。”

蟑螂坐回木椅之上，慢慢把所知的告诉我们。

他所知的其实有限……

我们三小时前经过的罌粟田属蟑螂所有，他雇用山民为他种植罌粟。这间茅屋作存放鸦片之用。几年前，替蟑螂在附近种植罌粟的山民无故失踪，山民间开始流传有怪物吃人，后来无人敢到此工作。蟑螂的罌粟田多的是，区区一两块他并不放在心上。于是，此地渐遭人遗忘。最近，蟑螂被军警追得走投无路，想起这儿可暂避风头，便命一名忠心的手下开车送他到此，并沿路撒下拦路钩，以阻止追兵。大约一星期前的黄昏，他逃抵竹林。他命手下继续驶进森林深处，以引开追兵（这人极可能已成为食人蟑螂的腹中物）。蟑螂独自在茅屋内睡觉。朦胧之间，他被枪声惊醒，他一按灯的按钮，看见无数食人蟑螂在屋内乱窜，吓出一泡尿来。同时，竹林内惨叫声和枪声此起彼落，好一会，才沉寂下来。他不敢稍离灯光半步，直至天亮，才跑到外面看看。他越看越害怕，想离开，但车子都坏了，车上的食物全被食人蟑螂吃得精光。没汽车，他不能在日落前走出森林，惟恐晚上在途中遇袭，他别无选择地留在茅屋里……

我们头顶的灯泡闪烁不定，大概 Fion 刚才的一碰，大大缩短了钨丝的寿命。它没命，等于我们没命。即使它捱过今晚，明晚呢？后晚呢？大后晚呢？屋外

剩下的汽油，加上吉普车上的汽油，足够电机操作多少晚呢？

没灯，我们便会成为食人蟑螂的夜宵。

我看着猜克上校，猜克上校看着 Fion，Fion 看着我。大家苦无脱身之策。

食人蟑螂在灯光之外巡梭，它们看来非常饿。

我在 Fion 的头上找到一支发夹，问她可否借来一用。她不反对，此刻，除了生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我取过发夹，再用小刀在背心上挑出一根约五尺长的尼龙线，然后把线系在发夹上。

“你干什么？”Fion 问。

“钓蟑螂。”

我拈着发夹，选定一只较大的，手腕一抖，发夹飞出，刺中一只食人蟑螂。

蟑螂问我道：“在香港，你就是这样用暗器打伤我？”

“那次我用老鼠夹。”我拉动尼龙线，把发夹连食人蟑螂拉回来。

我们围着观看这只俘虏。

它在灯光之下，动也不动一下，不知是死了还是装死。

这只食人蟑螂浑身花斑，足有一尺长，不管它吃

不吃人，单此身长，已令人毛骨悚然。现有的文献中，最大的蟑螂生于南美洲，只有六寸长。此地的蟑螂堪称蟑螂中的巨无霸！

一般蟑螂的血是白色的，而这只流的血是红的，仿如人血。

我用小刀把它反转，再反转。跟普通蟑螂一样，它有一双触角、一双翅膀、六只脚和一张嘴，但它的嘴巴长了一对硬而利的镰刀状“牙齿”。它们有这张“利嘴”，难怪能在一夜之间把行动小组的人吃得剩下一堆骨头，而骨上的小孔，相信是它们的齿痕。

我叹道：“人类一直以为蟑螂二亿五千万年以来从没进化。我们大错特错了。它们不但进化，而且变种成可怕的怪物。”

Fion 黯然道：“我们知道多少大自然的奥秘？我们能解释多少生命的事？”

“沓——”猜克上校一脚把食人蟑螂踏碎，怒道：“我只知它们杀死我的手足！”

“除了踩死这只消消气外，你还可以做些什么？你自身难保啊！”蟑螂语带讽刺。

不错，我们自身难保。

外面的食人蟑螂多不胜数。

在诺大的森林里，我们赖以保命的，就只有头顶

这个随时会熄灭的灯泡。

今夜，将是我人生中最漫长最黑暗的一夜。

三

把我的大腿当作枕头的 Fion 悠悠转醒。她睁开眼睛后，首先要看的，是吊在屋梁上的灯泡。当她发觉灯泡已灭，随即张口嘶喊：“啊呀！灯熄了！灯熄了！”

我连忙掩住她的嘴巴，在她耳边道：“天亮了。”

Fion 眨眨眼，看见明亮的晨光从屋顶和墙壁的缝隙射进屋内，方如释重负地说：“我们总算熬过一夜。”

Fion 的叫声把蟑螂吵醒，他坐直身子，神经质地上下检查身躯和手脚，确定一样不缺后，绷紧的面容才稍稍放松。他这个睡醒检查身体的古怪习惯，相信是这个星期养成的。

屋外飘来浓郁的咖啡香味。

“谁在外面煮咖啡？”Fion 问。

“是猜克上校。”我答道：“天刚蒙蒙亮，他便跑到外面。”

Fion 喜道：“有热咖啡喝，真好。”

我们走到屋外。

竹树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晨霜，晶莹一片。若非食人蟑螂在此肆虐，这里会是个幽雅的度假之处。

猜克上校已利用无火焰化学加热，煮沸一壶黑咖啡，正把一些食物包放进加热器内。他见我们出来，便道：“你们先喝杯咖啡。五分钟后，便有热腾腾的食物。”

“好哇。”Fion先替我斟了一杯咖啡。

蟑螂站在门外踌躇。

“过来吃东西吧。”我回头对蟑螂说：“你要保住性命，让我们锁你回去坐牢。”起码，我尊重蟑螂是人类。现在，是人类对抗食人蟑螂的时刻，我们既然同坐一条船，应该同舟共济，把一切恩怨暂时放下，待离开这座森林才作了断。

“我也希望有命给你们锁。”蟑螂怅然道。

猜克上校却板起脸孔说：“不准你碰我煮的食物。”

蟑螂尴尬地站着搓手，不敢取食物。

Fion问猜克上校道：“情况如何？”

“那些食人蟑螂来得快，去也快，稍微有些阳光，它们就逃得无影无踪。”

我啜了一口咖啡，道：“我们可尝试用吉普车的电池替那个通讯器充电，呼召总部派有来救我们。”

猜克上校道：“我已试过了，但通讯器已坏。大概

被雨水或雾水浸坏。”

Fion 问：“可以修理吗？”

猜克上校道：“没零件。”

蟑螂道：“对不起，各位。我无意挫减大家的求生意志，事实上，我被困在此已一个星期，在这些日子里，什么方法我也想过、试过，却是统统行不通。”

猜克上校用小刀从加热器里挑出食物包，Fion 帮忙一把食物包撕开。

食物相当丰富，有鸡肉、牛肉、猪肉、鸡蛋和蔬菜。我们三人分来吃。但愿不是我们的最后晚餐。

蟑螂的话不无道理，如果有办法逃，他老早就逃了。

然而，现在情况已不同。

森林里多了我们三人，还有我们带来的东西。相对地，我们的逃生资源比蟑螂的多。

“何浩，你为什么停下来不吃？”Fion 问。

“我想到一些东西，静一静，让我想想，或许有逃生之法。”

他们听见“逃生”二字，马上停止任何动作，包括咀嚼食物，以免扰乱我的思绪。

“有了，我们有一样蟑螂没有的东西！”我灵机一动。

“是什么？”他们齐声问，包括蟑螂。

“你们先回答两个问题。”我道。

“别故作神秘。”

“快说。”

我问：“由这里步行至我们昨天撞事之处，需时多久？”

Fion 托着腮道：“大约五六个钟头。”

我再问：“如果，我们推着两条车胎呢？”

“我明白了！”猜克上校跳起来，“我们快动手。”

“什么？你明白什么？”Fion 问。

“你问何浩吧。”猜克上校迫不及待地跑出竹林。

待猜克上校跑远，蟑螂马上凑过来吃东西。我和 Fion 没阻止他。

“何浩，快说。”Fion 摇我的手臂。

我道：“我们的四驱车和竹林外的四驱车同样被拦路钩插穿三条车胎，对吗？这是个简单的数学题，现在，每辆车都有一条完好的车胎和一条后备车胎，二加二等于四……”

Fion 抢着道：“我们推着两条车胎走回去，需时不过六七个钟头。到时，我们换上车胎，便可驾四驱车离开这座森林，不用怕食人蟑螂了。何浩，你真聪明。”Fion 揽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然后一溜烟

似地跑出竹林。

我笑道：“吃完东西才走吧，我们还有时间。”

“他们不吃，我们吃。”蟑螂赶紧把一大块牛肉塞进口里，像害怕猜克上校突然折返，收回食物，不给他吃。

我草草吃了些食物，走到竹林外面。这时，猜克上校已用千斤顶把四驱车升高，开始用电动螺丝批松掉车轮上的螺丝。

Fion 则卸下装在车尾门上的后备车胎。

在温煦的阳光下，我张开双手，伸个懒腰，尽情地呼吸清新的空气。

对于逃出这座吃人的森林，我蛮有信心。

猜克上校卸下车胎，看着腕表道：“现在是上午 8 时，我们要在下午 3 时前，寻回我们的四驱车。”

我道：“时间挺充足哩。”

“蟑螂呢？”Fion 问。

“他跟在我后面的……来啦，这家伙走得像老伯伯一般缓慢。”

猜克上校喝道：“喂，蟑螂，我事先声明，我不会等你的。你跟得上就跟着来；跟不上，就留在森林里喂食人蟑螂。”

蟑螂说道：“上校大人，你们不是说过要锁我回去

坐牢的么？”

“这话是何浩说的，我没说过。你这种人，仗着有几个臭钱，雇用那些混帐律师替你打官司，与其让你在外面慢慢受审，倒不如把你留给食人蟑螂，反正你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就当作天谴吧！”

蟑螂苦着脸道：“上校大人，请不要这样待我。我一定加油，不会拖延你们的。请别留下我。”

Fion 道：“那么，我们动身吧，别浪费时间。”

“好。”我和猜克上校各推一个车胎循着山路快步疾走。

蟑螂虽然跟不上我们的步伐，但仍气呼呼地亦步亦趋。我们倒不担心他中途逃掉。因为只有跟着我们，他才有活命的机会。

我低声对猜克上校说：“你吓得蟑螂不敢慢条斯理。”

“我不是吓唬他的。老实说，我想他死在这里。日后，他即使被判有罪，也是坐几年牢而已。”

跟在我们身后的 Fion 道：“以我所知，贵国向来以严刑打击毒犯，若没记错，凡以出售为目的，制造、走私毒品一百克以上者，都处以极刑。蟑螂这个大毒梟，怎会坐几年牢？”

猜克上校叹道：“我国的法例的确是如此写，但我

们的贪污也很严重。只要你出钱行贿，自然有人受贿，放你一马。”

“公理何在？”我抬头问天。

Fion 慨叹：“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世上，难道没一处是清洁的吗？”

“或许，这座森林是最清洁的。”我回望竹林，“我想，那些食人蟑螂都是极能干的清洁者，有罪的、无罪的，统统清除，一个不剩。”想起食人蟑螂，我的鼻子又开始发痒，我于是拿出 Butacort 喷剂。

“等一下。”猜克上校从我手中取过喷剂。

“你的鼻子也不适么？”我问。

“不是。”猜克上校竟把我的喷剂扔进草丛里。

“你……”

Fion 笑道：“你的鼻子是最佳的食人蟑螂预警器。它们一接近，你就打喷嚏，所以，你不能用药物抑制你这个功能。我说得对吗，上校？”

猜克上校莞尔。

“天呀！你们竟如此待我！”

Fion 道：“世事无绝对。鼻敏感本来是人见人怕的顽疾，现在可以成为我们的救命钟，化腐朽为神奇。世上的鼻敏感患者虽多，但没一个有此机会，发挥鼻敏感的正面功用。所以，你应感到自豪呢！”

我顿时气结。

谈话之间，我们回到那块没人割果取汁的罌粟田。美丽妖妍的罌粟花随风摇曳，一闪一闪地映照春天的阳光。

Fion 又道：“看，这些罌粟花。传统中医本以罌粟为麻醉药物，治疗痛症，却不知哪个乌龟王八蛋把它当烟来吸，将有用之物，变为害人之物。”

我打趣道：“说不定此地的蟑螂吃了罌粟，才变种成食人蟑螂。”

“胡说。”Fion 道：“若是这样，岂不是所有吸毒者都变作吃人魔鬼。”

猜克上校冷冷道：“吸毒者不吃人，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贩卖毒品的人，个个都是吃人魔鬼！惩治他们的最佳方法，莫过于捆绑他们，丢在竹林里，让何浩所说的清洁者来清除他们。”说时，猜克上校转身向离我们约 30 公尺的蟑螂怒目而视，恨不得要把他活剥生吞似的。

我对猜克上校说：“恕我直言，你对蟑螂的敌意，似乎较一般的执法者和罪犯为深。”

猜克上校哼了一声，奋起双臂，捧着车胎，踏上斜坡。

我也捧起车胎，沿坡而上。

汗如雨下。汗水不仅沾湿 T 恤，更把湿漉漉的 T 恤贴着背脊，令人浑身不舒服。

我想起昨日经过的小湖，便道：“待会换了车胎，驾车回程时，可以的话，最好在那个湖旁边停留一阵，让我游几个圈。”

Fion 道：“你没带泳裤噢。”

我道：“我不介意裸泳。”

Fion 道：“我可介意哩。你又不是 F4 其中一员。”

“哦！你坏，你想看 F4 裸泳！”

“有什么稀奇！难道你不爱看穿得性感或者不穿衣服的滨崎步吗？”

猜克上校在斜坡尽头放下车胎，道：“你们别颠三倒四地瞎说，省点气，走快些。有命离开这座森林，才思量看你的 F4，看你的滨崎步。”

捧着车胎走斜坡的确费力，猜克上校说得有理。走过斜坡，我的双臂开始有点酸，前面还有大段山路，此处仍是食人蟑螂的盘踞地，尽早脱险要紧。说笑斗嘴，谈论俊男美女，还是留等茶余饭后才作。

猜克上校已滚着车胎向前走。

Fion 向我装个鬼脸，然后跟在猜克上校身后。

回头，蟑螂只走了半段斜坡，疲惫不堪地哈腰喘息。他看着我，好像有话要对我说，但距离太远，他

即使说，我也没法听得清楚，况且他亦没气力高声说话。

我喝了一口清水后，把水壶放在地上，留给蟑螂走完斜坡时喝。

我揉几下手腕，继续滚车胎上路。

* * * * *

四五个小时后，我们抵达昨天四驱车撞树之处。四驱车仍在，一切没变，三条车胎依旧扁扁的。

我们放下车胎，挨在车旁喝水，虽然很累，但我们都无意休息，只想尽快更换车胎，开车离去。

我们分工合作，取出千斤顶，升高四驱车，逐一将破车胎卸下，然后装上完好的车胎。

过程顺利得难以置信，不消十分钟，我们可以登车了。

猜克上校跳进驾驶座，打算关上车门。Fion 拉住他的车门，问：“我们不等蟑螂吗？”

“我有言在先。”

“你不是忘记我们的任务吧？”Fion 问。

我也劝道：“我们此行不是为要捉拿他吗？现在找到他，却不带他走，很矛盾啊！”

“人生就是充满矛盾。”猜克上校再欲关上车门。

Fion 依然拉住车门不放。

二人僵持不下。

“多等 15 分钟吧。”我提出一个折中办法。

“好。就等他 15 分钟。”猜克上校双手交叉抱胸，闭上眼睛，淡淡地说道：“确定他死了，我们亦算完成任务。”

我道：“我虽然不喜欢蟑螂，但令他被食人蟑螂吃掉，终究于心不忍。你明知这里有食人蟑螂，故意留他在此，与滥用私刑几没分别。

猜克上校没回应。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地球不动声息地如常转动。

太阳开始偏西。

猜克上校睁开眼睛，道：“在山区，日落比平原早。我们继续等他，高兴的只有那些食人蟑螂，因为它们今晚将会多三份晚餐……”

“他来啦！”Fion 指着山路的另一端。

蟑螂命不该绝，及时赶到。

我高声喊道：“我们要开车啦！”

蟑螂闻言，急忙跑过来，钻进车厢里。

“可以开车了。”我坐进车内。

猜克上校老大不高兴掏出车匙。

“好嘞，好嘞，我们逃出生天嘞。”蟑螂喃喃道。

猜克上校把车匙插进匙孔，扭动——

“哒……哒……”

引擎没转。

猜克上校再试。

“哒……哒……”

引擎仍然不动。

猜克上校脸色大变，马上跳下车，打开车头盖。

我虽然不懂得修理汽车，亦下车瞧瞧。只见猜克上校忙着检查各样机件。

我问“怎样？”

“庞——”猜克上校使劲猛踢四驱车的防撞栏，骂道：“坏了，撞坏了。”

蟑螂问：“我们怎么办？”

“你还问！是你的错，是你的拦路钩插穿车胎，害我撞车。”猜克上校迁怒于蟑螂，他冲到后座，打开车门，把蟑螂揪出来。

蟑螂嚷道：“你们不追我，我就不会撒拦路钩。”

“你不贩毒害人，我们就不会追你。是你的错！要死，你是第一个。”猜克上校掐住蟑螂的脖子。

“咳……救命……咳……”蟑螂没法挣脱。

Fion 扑过去，扳猜克上校的臂。Fion 喝道：“你是军人，要守法，不能行私刑！”

“官府在远，拳头在近。在这里，我就是法律！”
猜克上校要把蟑螂活活掐毙。

我连忙用剑指点猜克上校的左右曲池穴，迫使他松开双手。

“啊——”猜克上校吃痛。他的手一松，我便拉开蟑螂。

蟑螂跌坐在地上，不住咳嗽。他的颈项红肿一片。
猜克上校退后两步，拔出军刀，吼道：“你们滚开！”

Fion 仍挡在猜克上校前面，半步不移。

“他反正过不了今晚，就让我亲手杀死他。”猜克上校激动地挥舞军刀，刀锋割破 Fion 的衣袖。

Fion 毫无惧色，劝道：“你冷静一些。我们还未到绝路。现在尚有时间，我们一定想到办法。”

他们一个不退，一个不让。我担心猜克上校一时错手，砍伤 Fion。

“还有什么办法！天黑前，我们走不出这座森林。”
猜克上校怒不可遏。

Fion 道：“我们有电筒，有车头灯……”

“电筒和车头灯照射的范围太小了，阻不住食人蟑螂。不过，我倒有个主意……”我跨步上前，出手如电，在猜克上校的曲池穴上拂了一下。他的手一麻，

军刀掉落。军刀快要触地时，我用脚尖把它踢起，伸手抓着刀柄，恰到好处地把它插回猜克上校的战术背心内。

“你……”猜克上校呆了一呆，才悻悻然问道：“你又有什么馊主意？”

“大家记得那个小湖吗？”我拉起蟑螂。

Fion 答道：“记得，但一般的蟑螂是不怕水的，相信食人蟑螂也不例外。”

“我不是借水遁，而是利用湖边的小空地。我的办法是在空地上挖一条环形的壕沟，再在壕沟内燃烧篝火。食人蟑螂怕光，自然也怕火。藉着篝火，我们可平安度过今晚。”

猜克上校沉吟道：“此计看来行得通，可是，若今晚下雨……”

“呵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上天要作弄我们，我们惟有认命。”我边说边打开四驱车的行李厢，取出一桶汽油。

Fion 道：“好，我们今晚火烧食人蟑螂。”

猜克上校亦在车上取了一支铁铲。

蟑螂从后拉我的衣衫。

“什么事？”我问。

“何浩。”猜克上校同时唤我。

“嘎？”

“你要答应我，倘若我们今晚没逃生的指望，在临死前，你要让我先宰了这个可恶的家伙。”猜克上校指着我身后的蟑螂道。

蟑螂脸如死灰地看着我。

“好吧。我答应你。”

“啊！不要……”蟑螂哭丧着脸。

我笑道：“放心，我们今晚全都安然无恙。”

* * * * *

埃及作家伊库杜斯若曾到过这座森林，他一定不会说：“白天的森林更静，好像鸟兽只在晚上啼叫似的。”

食人蟑螂把森林里所有虫鸟吃光，白天黑夜都一片死寂，了无生气。在这条死寂的山路上，最清晰的声音，是我们脚下杂杂沓沓的脚步声，以及偶然踩着朽木枯枝时，发出的“窸窣窸窣”。

同样的一条山路，昨天我们乘车而来，今天徒行而返，感觉截然不同。

我与猜克上校虽达成协议，但两小时前他被我所阻，没法杀死蟑螂，始终耿耿于怀。其实，蟑螂的死活，我并不在意。刚才，猜克上校手执军刀，情绪激动，Fion又跟他力争到底。我惟恐他误伤Fion，才迫

于无奈出手夺刀。

然而，军刀遽然被夺，于军人的尊严有损，猜克上校的不快是可以理解的。

林间的空地上，铺了一层五颜六色的苔藓，黄的像贴上金箔，灰的像黑黝黝的木炭，绿的像漂过一泓湖水。只有人迹罕至、不受污染的山区，才找到如此色彩鲜艳的苔藓。

这个与世无争、风光明媚的山区，偏偏是全球毒祸的源头。

150年前，当英国人把第一颗罂粟种子撒到这片土地时，他们可有想过，这样做是埋下祸延子孙万代的毒根？他们当然没想过。人只顾眼前的利益。历史告诉我们，贩卖鸦片，令大英帝国越来越富有。同样的，现实告诉我们，西方人引入金三角的罂粟反过来也给西方社会带来无法遏制的毒害，毒品泛滥席卷全球。

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我瞅一眼身后的蟑螂，这座森林曾为他赚得金钱、权力，现在向他反噬的，也是这座森林。若非我们及时赶到，此刻他也已成白骨一堆。

最讽刺的是，我们是为捉拿他而来的。

走在前头的猜克上校和我身旁的 Fion，来的时候，

表面的目标都一致；事实上，一个处心积虑要将蟑螂置之死地，另一个则坚持原则，务要把蟑螂绳之于法。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始料不及。我，这个局外人，现在成了事件的关键人物。我站在谁的一方，谁就达成心愿。蟑螂是死是活，全系于我的取舍。

猜克上校的想法虽是过火和偏激，但不无道理，假若蟑螂有命离开这座森林，回到文明社会，接受所谓公平审讯，他简直如鱼得水。他有钱，法律是有钱的人的游戏，输了官司，他可以上诉，再上诉，律师会绞尽脑汁，寻找法律漏洞，替他开脱。他还可以行贿，可以潜逃。总之，他逍遥法外的机会比被送上断头台的机会大得多。

我并非不相信司法制度，但不少活生生的例子，动摇我对司法制度的信心。

何浩，你到底帮 Fion 还是猜克上校？我问自己。

在现实生活里，我也是个违法的人。虽然我专门偷取为富不仁者的财物，帮助穷苦大众，但站在法律的角度，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罪犯啊！Fion 找我这个违法者维护法纪，委实荒谬之极。她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理——不管是否歪理——无疑在猜克上校那边。

我应该附和猜克上校。

不过，我向来帮亲不帮理。Fion 是我的红颜知己，人又长得美，今早还亲了我一下，说不定，将来我们……

“喂，何浩。”Fion 轻扭我的脸。

“嘎？”

“我们来到你所说的小湖啦。你还发白日梦。”

“到了？这么快。”

猜克上校走到湖边的空地上，把铁铲插进泥土里，双手叉腰，说道：“快日落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何浩，请你指示我们该如何做。”

夕阳盘桓在山峦边缘，金黄色的余晖在湖面的粼粼细波上荡漾。这般诗情画意，最适宜我和 Fion 在湖滨把臂漫步，可惜，时与地都不合适，我不敢忘记，有大批食人蟑螂正期待黑夜出来觅食。

“好！”我抖擞精神，大略看了地形，便道：“上校负责挖掘壕沟，Fion 和蟑螂尽量收集圆石和柴枝，柴枝越多越好。而我，负责清除空地旁边的茅竹，以免食人蟑螂藉茅竹从高空进袭。”

各人应了一声，马上动工。挖壕沟的挖壕沟、拾柴枝的拾柴枝、搬圆石的搬圆石。大家心里明白，时间所余无几，在阳光褪尽之前，我们若未点起篝火，食人蟑螂将倾巢而出，在短时间内，把我们统统吃光。

我向猜克上校要了开山刀，跑到一株最接近壕沟范围的茅竹前面，右手持刀，左手握拳，先用刀在竹干上砍一道破口，以控制竹树倾倒的方向，再击出一记“破阵拳”，茅竹“唰”的一声，从中折断，倒向山路那一边。

之后，我依法炮制，一连击倒七株茅竹。

当我预备清除第八株时，蟑螂鬼鬼祟祟地闪到我跟前，笑容可掬地说：“何浩，说到底，我跟你素无过节，你又不是警方的人，你追捕我无非是为了帮助那位美女刑警。我乐意成人之美，让你捉拿……”

“有话直说，别转弯抹角。”

“好，快人快语。我不妨坦白告诉你，猜克上校和我有一段仇怨，他有心公报私仇，找机会把我杀害。如果你肯保护我，回到曼谷，我会签一张空白的支票给你，数字任你填多少就多少。反正你也是个贼，贼怎会不爱钱呢！到时你既赢得美人芳心，又得到大笔意外之财，人财两得，嘻嘻……”

“呵呵，就凭你这句话……”我“蓬”的一声，在蟑螂面前晃了一拳，拳风震得他头发直竖。

“果然识时务。”蟑螂笑道。

“就凭你这句话，猜克上校要杀死你，我一定……袖手旁观！”

“什么？”蟑螂被我吓得魂不附体。

“我虽然爱钱，但不会为得到你的臭钱而听你摆布，替你卖命。你那张空白支票，留给你在阴曹地府找鬼填写吧。”说罢，我一跃而起，在蟑螂头顶以上三寸，怒踢一脚“神龙摆尾”，把茅竹踢断。

竹叶打在蟑螂头上。

我没理睬他，径自跑回空地上帮忙布置壕沟。

夕阳大半已沉入墨黑的重山之中，天空变得灰暗和遥远。

Fion 已搬来大堆柴枝、圆石。

猜克上校掘了一道深 90 厘米、宽 50 厘米的环形壕沟。

我在壕沟底部铺一层圆石，再在圆石之上加上柴枝。这样，即使柴枝燃尽，圆石仍然滚烫好一段时间，可阻止食人蟑螂爬越壕沟。

我们把剩余的柴枝堆在一旁备用。至少七八小时后才天亮，我们要有足够的柴枝才能确保篝火烧至日出。

天已漆黑，周遭黑压压的，远山近林全都黯黯不明。

猜克上校打开汽油桶，将汽油平均地倒遍壕沟各处。

我拿出火柴，预备点火。

“且慢。”猜克上校放下汽油桶，向我说：“把火柴给我。”

我于是把火柴抛给他。

他接过火柴，却不点火。

蟑螂道：“食人蟑螂随时杀至，快点篝火。”

“点火吧。”我也催促他。

猜克上校道：“我们的柴枝不足够燃烧一晚，越早点火，柴枝越早耗尽。我要善用每一根柴枝，我要把点火时间延至最后的一秒。”

“你会害死我们的！”蟑螂嚷道。

Fion道：“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食人蟑螂即使爬到我们脚边，我们也不知道啦。你太冒险了。”

猜克上校道：“难道你忘了何浩的鼻敏感？当食人蟑螂爬近，何浩会打喷嚏。”

我擦擦鼻子，却不觉痒，为难地说：“我是对蟑螂敏感，但生死攸关，我们不能以打喷嚏作准。而且现在我毫无打喷嚏的意欲。”

猜克上校道：“证明食人蟑螂还未来到。”

我道：“不。我听见沙沙声。”

猜克上校道：“是风吹竹叶动。”

Fion道：“我听见池池声。”

“是湖水流动。”猜克上校仍无意点火。

蟑螂说道：“不是风声，也不是水声，那是食人蟑螂爬动的声音。我连续听了七晚，不会听错。”

我劝猜克上校道：“点火是迟早的事，为安全计，早些点火吧。”

“不。”猜克上校固执得不近人情。

我再擦鼻子，半点痕痒也没有，莫非我的鼻敏感不药而愈，还是此处已无食人蟑螂？

“它们爬到壕沟边缘啦！”蟑螂大叫。

“何浩，你打喷嚏啊！”Fion拉我的衣袖。

“我也想，但……”打不出喷嚏，我暗暗叫苦。

“哎呀！它们爬进壕沟啦！快点火，快打喷嚏，快点火……”蟑螂高声叫嚷。他越叫，我越焦急，越焦急，越打不出喷嚏。

猜克上校喝道：“你再危言耸听，我就割掉你的舌头！”

我道：“的确有东西在柴枝间爬动。”

“羊群心理。”猜克上校仍坚持己见。

“我也觉得有东西在周围蠕动呢！”Fion急得几乎哭出来，“我求你们，别拘泥于一个喷嚏。”

天呀！拘泥的不是我，我也想打个喷嚏呢！

“你不点火，就让我来点，蟑螂欲从猜克上校手中

取过火柴，却被猜克上校一掌推倒，跌个狗吃屎。

“呀——”蟑螂惊呼狂叫，“地上有……”

“何浩……”Fion 惊惶失措。

“阿乞——”

“噤——”一根燃着的火柴从猜克上校手中飞出，飞落壕沟之中。

我刚才的喷嚏是假的，不过，火是真的，食人蟑螂也是真的。

篝火“熊”的一声烧起，在火光掩映之下，壕沟外围的空地上密密麻麻的遍布食人蟑螂，连壕沟内也有十数只。我们拚命地踩呀踩，踢呀踢，拍呀拍，打呀打，把它们拍死踩死，踢进壕沟内。

不少食人蟑螂在点火之际正爬进壕沟。此刻，哔哔剥剥地连同柴枝一起燃烧。

蟑螂骂道：“你差点害死我们。”

“你现在还没死啊。”猜克上校不以为然。

惊魂甫定，我走到壕沟旁边，看看外面的情况。

篝火烧得炽热。

食人蟑螂全退至火光照耀不到的暗处。

“它们果然怕火。”Fion 站到我身旁，“希望柴枝够我们一晚使用。”

尖细的火舌在风中颤动。

我将脚边一只不知被谁踩死的食人蟑螂踢进壕沟里，它还未掉至沟底，被火舌舐了一下，瞬即焚化。原来食人蟑螂是易燃物体。

食人蟑螂燃烧时，释出一股烟草气味，像燃烧生鸦片。

我笑道：“看来，它们是吃鸦片的死烟鬼。”

Fion 不语，垂首看着篝火，好一会才叹道：“现在我们已没什么可以做，如果你信上帝，就恳求上帝今晚不要下雨，以及早一些天亮。”

“对不起，我不信。”我搭着 Fion 的肩膀，“我们吃些东西吧，很久才天亮哩。”

回头，猜克上校已吃着饼干。

Fion 打开其中一个背囊，找出加热器和食物包。

猜克上校把吃剩的半块饼干，掷到壕沟外的黑暗处。

“啪……”饼干着地。

“瑟瑟沙沙……”大群食人蟑螂争噬那块饼干。单是声音，已教人心里发毛。

猜克上校满怀怨愤地对蟑螂说：“我非常渴望亲手把你扔到外面。”

蟑螂吓得缩作一团，不敢作声。

“你们之间，有何深仇大恨？”我问。

猜克上校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走到篝火旁边，抽出一根燃着的柴枝，用来点烟。

Fion 把一个已加热的食物抛给蟑螂，把另一包递给我。

猜克上校平静地说：“从前，在一条贫困的乡村里有两兄弟，他们自幼丧父，由在街上卖水果的母亲苦养成人。他们明白母亲的劬功，从小立志将来干一番事业，以慰亡父在天之灵，以报答母亲养育之恩。他们长大后，加入军队。哥哥的官运较佳，接连立了多次军功，几年间跃升至上校，被誉为军队的“明日之星”。至于弟弟，他的运气较差，不管多努力，官阶始终差哥哥一大截。亲戚、朋友、同僚常在有意无意间，拿两人的成就作比较，弟弟很不高兴，渐渐地，他想歪了，他以为没法子升官，因此转而谋求发财，有钱同样出人头地。就在这时，有个毒贩接触弟弟，表示愿意以可观的金钱换取军队的扫毒情报。有些毒贩为求运毒顺利，会买通边境的守军。类似的事，时有所闻。但那个毒贩非常歹毒，他不仅贿赂弟弟，还引诱弟弟吸毒，令弟弟染上毒瘾，从而控制弟弟，要胁弟弟，逼弟弟替他运毒。弟弟受尽毒品的折磨和良心的责备，极其痛苦，他不敢向家人陈明一切，又无法摆脱毒品的控制，一时想不开，在去年一个风雨交加的

晚上，站在悬挂国旗的旗杆下，吞枪自杀。”

“啊！”Fion 惊讶。

“唉！”我惋惜。

“啪——”食物包自蟑螂手中滑落地上。

“弟弟死后，哥哥为没有好好照顾弟弟而悔疚万分，母亲终日以泪洗脸，一个大好家庭，从此变得愁云惨雾。半年后，妈妈伤心过度，抑郁而死。”猜克上校把香烟掷进篝火中，愠然道：“你们说，那个毒贩该不该死？”

“该死。”我第一时间回答。

Fion 问：“那个哥哥是？”

猜克上校道：“是我。”

我指着忐忑不安的蟑螂道：“那么，那个该死的毒贩就是他。”

“你别胡说，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人是我？”蟑螂涨红着脸。

“你我心知肚明。”猜克上校取出手枪。

“他虽然该死，但你不能私下杀他。”Fion 道。

“我擦枪而已，不用紧张。”猜克上校用手帕抹擦枪柄。

“小心擦枪走火，伤及无辜。”我把 Fion 拉到一旁，让猜克上校面对蟑螂。

蟑螂大骇，慌忙靠近 Fion，道：“你不能让他杀我。我是通缉犯，你要把我缉捕归案。我愿意跟国际刑警合作，提供金三角的毒贩资料。”

“可恶！”我一脚把蟑螂蹬开，骂道：“上校是模范军人，不会违法杀你。但你为人阴险恶毒，一有机会便攻击我们，上校自卫杀你，不算犯法。另外，你又常常打算逃走，这里荒山野岭，食人蟑螂到处都是，你极可能踩中食人蟑螂的窝巢，被它们吃掉。你这样死法，咎由自取，与人无关。”

“你……”蟑螂又急又气。

Fion 皱着眉头道：“你干嘛煽风点火？”

“嘿嘿。”猜克上校冷笑，“公道自人心。”

“上校……”Fion 趋前。

猜克上校摇手，示意不欲多谈。

Fion 无奈地坐下。

猜克上校继续擦他的手枪。

蟑螂躲到一堆柴枝后面，似是害怕猜克上校的手枪突然“走火”。

我打个呵欠，道：“还要等几个钟头才天亮，我要闭目休息一下。”

没人答腔。

Fion 一定恼我向猜克上校暗示杀死蟑螂的方法。

我把背囊当作枕头，席地而卧。

风吹得柴火一下子明、一下子灭。

从爬动的瑟瑟之声估计，篝火外围的食人蟑螂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饥饿。

应做的都做了，不应做的，去做只会徒劳无功。生死祸福惟有听天由命。我闭上眼睛，将食人蟑螂胡乱置之。

* * * * *

我睁开眼睛看时，天上繁星点点，森林依旧黯蔼一片。壕沟内的篝火还在燃烧，但火势较前大减，致今篝火围绕的阴暗处比我睡着前为多。

谢天谢地，没下雨。

空地上的备用柴枝已剩下不多。

“喀喇——”

猜克上校站在壕沟旁，把两截柴枝投进篝火里。

Fion 和蟑螂躺在另一边，不知是否睡了。

我坐起来。

“你刚才打鼾喔。”说话的是 Fion。她没睡。

“累嘛。”我勾手捶几下肩背，怨道：“这块地真硬。”说罢跳起，一边舒展手脚，一边问 Fion：“现在是什么时间？”

Fion 按亮腕表上的小灯，道：“快五时了。”

“天快亮了。可以平安离开这座森林，太好了。”说话的是蟑螂。他也没睡。

那边，“喀喇——”猜克上校扭断一根柴枝。他把一截断柴投进篝火里，另一截，却掷到壕沟外的暗处。

断柴着地后引起一阵骚动。外面，仍有大群食人蟑螂对我们这四份晚餐虎视眈眈。

我道：“别浪费柴枝噢。”

猜克上校“唔”了一声，捡起另一根柴枝，踱回来，喃喃道：“天快亮了。可以平安离开这座森林，太好了。”

我定睛一看，猜克上校双眼满是血丝。

Fion 关切地道：“上校，你辛苦啦，不如休息一会吧。”

“喀——喇——”猜克上校扭断手中的柴枝。

“上校，你没不妥吧？”我问。

猜克上校朝蟑螂一步一步走去，口中仍说着：“天快亮了。可以平安离开这座森林……太便宜你了！”

“你想怎样？女警官，他想杀我！”蟑螂慌张地爬起来，手执铁铲，高声道：“你别过来啊！”

“嘿嘿……”猜克上校冷笑。

Fion 道：“上校，请你冷静。”

猜克上校双手往外一甩，两根断柴分别飞向我和

Fion。我连忙仰后，断柴在我鼻尖擦过，好险。那边，Fion“啊”的一声，已被断柴打中，跌倒地上。

猜克上校甫掷断柴，即跨步冲向蟑螂。

一来我为了闪避断柴，二来我也不想救蟑螂，故没拦阻猜克上校。

蟑螂见猜克上校扑至，高举铁铲往猜克上校击下。

“铛——”铁铲击中猜克上校的头顶。鲜血自猜克上校的发间渗出，霎时，他血流披面，样子恐怖。

蟑螂一击得手，欲再打第二下，两手却被猜克上校牢牢抓紧。

猜克上校大吼一声，将蟑螂高举过头。

“上校！你不能杀他。”Fion伏在地上喊道。

猜克上校置若罔闻。他举着蟑螂步向壕沟。他要把蟑螂掷到外面，喂食人蟑螂。

“救命！”蟑螂极力挣扎。

“何浩，快阻止他！你见死不救，枉称侠盗！”

Fion叫道。

“我……”我登时语窒。我见死不救？但要救的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啊！

“救命呀……”

救抑或不救？

猜克上校已走到壕沟旁。

“啊呀！”Fion 突然痛苦地尖叫。

转身看时，她在地上来回打滚，双手不住拍打身体。

“你怎么啦？”我奔过去，看个究竟，但见 Fion 身上竟爬着几只食人蟑螂！

怎会这样？它们如何突破我们的篝火防线？

“哟！”我的脚胫刺痛。

我急忙扯高裤管，赫然看见脚胫上附着一只食人蟑螂！它咬得我鲜血淋漓。

我一掌把它拍扁。

身后“庞”的一声，回头，但见猜克上校不支倒地，蟑螂也摔倒地上，他们同时发出凄厉的惨叫，双手在身上乱拨。不用说，他们正受食人蟑螂袭击。

救人有缓急之分、亲疏之别，我不管他们了。我跃至 Fion 身旁，她的手背、脸庞、颈项，各有一只食人蟑螂。我拔出小刀，看准位置，一一将它们刺毙、挑走。

此时，我感到有异物在我左脚小腿上爬动，不用看也知道是食人蟑螂，我大力跺脚，把它震落地面。这只食人蟑螂跌在火光之处，立即钻进泥土里去。这只刚钻走，另一只则从火光照不到的暗处钻出，我快脚把它踩死。

我扶起 Fion，道：“食人蟑螂晓得挖地道进攻，我们快退至有火光……哎哟……”话还未说完，我臀部猛然剧痛，接着是大腿、膝盖、手臂、颈部。

Fion 也叫痛。

痛楚难当，我双膝一软，跌了一跤。身子着地，我暗叫不妙，立即忍痛使个“蜈蚣弹”，腾地而起，可惜，还是迟了一步，背部又被它们噬了几口，我失却平衡，跌倒 Fion 身旁。她已奄奄一息。

食人蟑螂蜂拥而至，爬在我们身上，张口狂咬。

哎！

我命休矣。

四

“ 啪通…… ”

是什么声音？

是水声，是打水的声音。

“ 啪通…… ”

谁在打水？

我在何处？

血——痛死啦！

哗！我浑身血污。谁打伤我？我记起了，我被大群食人蟑螂围攻。我死了吗？死了不是要到阴曹地府么？但我看见蓝天白云啊！

Fion 呢？Fion 在哪？

她和我同遭食人蟑螂攻击。我清楚地记得她的喊叫，昏倒前，我依稀看见一抹朝霞。对了，是日出，旭日把我从鬼门关救回来。太阳一出，食人蟑螂便逃回窝巢。

我没死！

Fion、猜克上校、蟑螂也生存吧？

咦，蹲在湖边的是……蟑螂，他披上猜克上校的战术背心，拿着容器盛水。这家伙有枪在手，我又负伤，还是静观其变。

我们遇袭时，蟑螂和猜克上校的位置接近火光，蟑螂又被猜克上校举起，食人蟑螂从地面钻出来咬人时，蟑螂最迟受袭，故伤势最轻。

伤得最重的该是 Fion，她在离火光较远之处最先受袭，咬她的食人蟑螂定必较咬我们三人的为多。我勉强转侧，Fion 果然躺在昨晚遇袭时的位置，动也不动一下。但愿她只是晕了。

“踏踏……” 蟑螂盛了湖水，走回来。

我不敢动。

只见他走到猜克上校身旁。他要喂猜克上校喝水？良心发现？以德报怨？

当然不是啰！

他用水泼醒猜克上校，狞笑道：“呵呵，上校大人，早安。昨夜睡得好吗？”

猜克上校欲挣扎爬起，却被蟑螂一脚踏在胸口之上，动弹不得。

蟑螂从战术背心里拔出手枪，得意地说：“你说得不错，我就是那个害死你弟弟的毒贩。今天，我也要

杀死你，这样，你全家都直接、间接死在我手里。哈哈……”他“咔嚓”一声，把子弹推进枪膛。

危险！

我双手在周围地上乱摸，盼望摸到任何可作攻击的物件。

蟑螂对准猜克上校的前额。

猜克上校没法推开蟑螂的脚，躺在地上任他鱼肉。

我摸到一块石子，立即运起全身仅余的内劲，把石子弹过去——

“波——”石子疾射。

“啪——”石子打中蟑螂的手枪，把它震飞，掉落湖心。

“你……”蟑螂愕然。

我咳嗽一声，忍住酸痛，用双手垫着头，架起脚，装出一副高深莫测、有恃无恐的模样，道：“下一块石子，我要取你的左眼。你最好站定别动，否则，我会误中你的右眼。”

蟑螂闻言惊惧，不知是真是假，惟有落荒而逃。

把他吓跑，我松了一口气。

猜克上校喘着气道：“谢谢。”

“不用客气。”我爬起，走到 Fion 身边，伸手按她的颈动脉，仍在跳动。

猜克上校问：“Fion 的伤势如何？”

“昏迷。”

猜克上校打开背囊，取出所有急救药物。

我们替 Fion 和自己清洗、包扎伤口。为怕受到感染，我们服下消炎药和注射破伤风针药。总之，可用的药品，全都用了，有备无患。

最终给蟑螂逃脱，功败垂成，固然可惜，但保住性命，已算万幸。我和猜克上校都没怨天尤人。我们现在最迫切的难题，是如何送 Fion 到医院。我们不可能抬着她跑山路，一来我们体力未恢复，二来过份挪动，恐怕加重她的伤势。

我提议道：“这里离植牧师的戒毒村不远，空身而行，三四个钟头必可到达。我们一人留下照顾 Fion，另一人到戒毒村求救。如何？”

猜克上校想了想，道：“你的轻功好，伤势又比我轻，你去求救吧。我在此照顾 Fion。”

“就这样决定。事不宜迟，我就动身。”

“等一下，你要带件武器防身……”

“我们还有武器吗？蟑螂把我们的武器都掷进湖里。放心，满山都是武器，飞花摘叶俱可伤人杀敌。”

“我知你武功高强，然而，路上小心。”

“保重。”我拍一下猜克上校的肩，抚一下 Fion 的

脸，便跑上山路，望戒毒村方向跑去。

Fion，你要挺住，我会赶快。

* * * * *

我孤身一人，在山路上急步疾走。

常言道，欲速不达。我急于赶路，又心系 Fion 的安危，致使心神不定，走了才半小时，渐觉呼吸不顺、内息紊乱，于是不敢逞强，连忙盘膝坐在路旁一株榕树底下，归摄调息，舌顶上颚，缓吐深纳。约莫一盞茶时间，内息自丹田起刚运行了两次大周天，脑中空明澄澈，心定力足，可以继续上路。

就在此时，山路的另一端传来“隆隆”车声。

荒山野岭，会是什么人？

我微一沉吟，跃上树顶，躲在枝叶之间，先看清楚来人，才作定夺。

但愿是巡逻的军人。

车声由远而近。

是辆开篷的吉普车。大失所望地，车上坐着没穿军服的武装分子，一共六人。再看清楚些，坐在车头的竟是蟑螂。另外，坐在后座的其中两人，我也认得，他们是被我和猜克上校在戒毒村打伤的山贼。

这次糟了！

蟑螂去而复返，更联同五个山贼，目的当然是找

我们麻烦。

他们人多势众，又身怀武器；我们三人之中，女的昏迷未醒，男的被食人蟑螂噬至伤痕累累。相比之下，我们毫无胜算，怎办？

吉普车已驶过我匿藏的榕树，向着小湖前进。

我孤掌难鸣，贸然出手，不仅没法阻止他们，更可能被他们所擒，况且我两条腿，万万追不上四个车轮……

突然，“呼——”

吉普车停下。

原来是轮胎爆破。

六人下车，听见蟑螂责怪司机，说什么明知路上有拦路钩，仍不注意之类。呵呵，害人终害己，自作孽，活该活该。

那司机并没反驳，与其余的人合力更换轮胎。

蟑螂则和一名大汉蹲在路旁的树阴下抽烟。听见蟑螂唤那人作老鼠。

蟑螂一面抽烟，一面大吹法螺，说自己如何独力歼灭整支特种部队，如何打得猜克上校半死。

老鼠信以为真，不住向蟑螂竖起拇指。

听他们的言谈，原来老鼠对猜克上校打伤手下山贼一事，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希望杀死猜克上校，既

可报仇，又可藉此在金三角扬名立万。老鼠说时，不忘把玩手中的 AK47 步枪，一脸跃跃欲试的神情。

我越听越气，恨不得立即跳下，一人打他们一拳。当然，我不会轻举妄动。

我左看右看，尝试寻找合用的“武器”。

呀！不远处那几株高二十多米、绿花棕果、叶呈心形螺旋状生的，不是毒木吗？

我心生一计。

我拉下一把榕树的气根，再悄悄溜下榕树，静静伏在树脚，待风一吹、草一动，便以长草作掩护，俯身走至毒木旁边。巧得很，今天的山风吹得又密又劲，蟑螂等人浑然不觉大祸将降。

我捡了十多块拳头般大的石子，用榕树根一一系紧，再把榕树根的另一端，每四五根结成一束。如是者，勉强制了四副波拉弓。波拉弓是爱斯基摩人的传统捕鸟工具，所不同的，爱斯基摩人不会在波拉弓涂上毒液，而我，为了增加波拉弓的杀伤力，特意将每块石子都插进毒木的浆果之中，沾其汁液。毒木每部分都带毒，以浆果的毒性最烈，其汁液含有氢氰酸，人若接触，轻者刺激皮肤，引至肿胀泡疮，重者致命。

我向来不耻用毒，认为是下三滥手段；但此刻情非得已，惟有破例一次。

那边，蟑螂等人已换好轮胎，登车启程。

死就死吧！

我一咬牙，冲出山路，站在路中央，迎着吉普车，挥臂旋动第一副波拉弓。

车上众人想不到我忽然闯出，为之一愕。

我趁他们来不及反应，甩出波拉弓，往司机的头脸打去。

“啪——”

波拉弓撞碎挡风玻璃，再击中司机脸部。司机双手掩脸。吉普车继而失控，“钧”的一声撞树停下。

我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飒——”、“飒——”、“飒——”

其余三副波拉弓逐一甩出。

“哎哟……”有些山贼被石子打倒，有些中毒，统统倒地呻吟。

哈哈，我固然武艺高强、眼界准绳，但这么容易便制服他们，这班山贼实在太脓包。

可是，我欢喜得太早了。

一人从地上缓缓爬起，是老鼠。他拔出手枪，骂道：“臭小子，你找死！”

啊呀！我急往左跃，跃进树丛之中。

“呼——”、“呼——”、“呼——”、“呼——”

“哎！”我右腿炙痛，摔了一跤。看时，右腿已中弹，血流如注，我连忙伸手按压伤口。

“我射中了，我射中了。”老鼠兴奋追过来，像个射中野兔的猎人。

我想逃，但右腿乏力，跑不动。

老鼠擎枪追至，喝道：“受死吧！”

我瞪着老鼠。难道我就此命丧于金三角？

老鼠正要扣扳之际，一人从旁扑出，箍住老鼠的头，扣住他持枪的手腕。老鼠冷不提防有人偷袭，被那人按在地上。

救我的人是猜克上校。猜克上校抡起拳头，把老鼠击晕。

“何浩。”有人唤我，是Fion。她跑到我身旁，说道：“你伤得重吗？躺下别动，让我看看。”

我躺在地上问：“你们怎会至此？”

Fion用毛巾替我包扎伤口，答道：“你走后不久，我便苏醒，我和上校商议过后，决定沿着山路寻你。山路只得一条，你若找到救兵折返，我们亦会在途中碰面。想不到，我们及时来到，救你一命。”

“还捉到蟑螂和老鼠呢！”猜克上校凑过来，看我的伤势。”

“咔嚓——”是把子弹推进枪膛的声音。

我们不约而同地转身，但见蟑螂手持 AK47 步枪，站在老鼠身旁。蟑螂的半张脸又红又肿，甚是可怕。

“最终的胜利者仍旧是我，想不到啊！”蟑螂道。

我试着恐吓他：“你中了我的独门毒药，如无我的解药，必死无疑。”

蟑螂带笑道：“呵呵，你说谎话不眨眼。我在金三角里打混半生，区区丁点毒木的浆汁，就想要我的命，你未免太天真呢！”

“你……”我哑口无言。

猜克上校睨一眼老鼠掉在手上的手枪。

“呼——”、“呼——”

蟑螂放枪，把那支手枪轰毁。

“上校大人，你没指望啦，认命吧。今早我本打算一走了之，谁料遇到老鼠，他一听见你受伤，便嚷着要来打落水狗。我见老鼠人强马壮，姑且陪他们走一趟。现在你又落入我手中，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猜克上校凜然道：“要杀便杀，大丈夫皱一下眉头，就不是好汉！”

“好，看谁打救你！”蟑螂瞄准猜克上校的头。

“不——”Fion 惊呼。

“呼——”

“哎唷！”惨叫的，不是猜克上校，也不是我和

Fion，却是蟑螂。

蟑螂右肩中枪，AK47 步枪掉地。

果真有人搭救我们？

“阿虎。”猜克上校喜出望外。

我和 Fion 也惊喜交集。

阿虎站在吉普车旁边，手上拿着一支山贼的步枪。

猜克上校奔向蟑螂，一拳把他击倒，再踹上一脚。

阿虎持枪走过来，说道：“你们昨天离去后，我担心了一整天，今早太阳一出，便上山寻你们。刚才我在那边听见枪声，跑过来看看，结果……”

猜克上校对阿虎说：“快给我枪，先让我射爆这个坏蛋的头。”

Fion 道：“上校，你已制服他了。”

“你还是别管我。他害我全家，几分钟前又要杀我，是你亲眼所见的。”猜克上校向阿虎伸手，“把枪给我。”

阿虎退后。

猜克上校奇怪地问：“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阿虎道：“你不应杀他。你应押他回去，受法律的制裁。”

“你竟然为这个坏蛋求情！为什么？”不仅猜克上校惊讶，我也大惑不解。

“因为耶稣。”阿虎道。

阿虎接着道：“请你先听我说个故事。我说完，会放下枪，且不会阻止你杀他。”

“说吧。”猜克上校很不情愿地答允。

“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教训百姓。教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的目的是试探耶稣。耶稣若说‘打死她’，后果是纵众行凶，滥用私刑，抵触罗马律法，他们便有藉口拉耶稣去给罗马人处死。耶稣若说‘赦免她’，便是带头违背传统的摩西律法，这些宗教领袖必命人用石头打死耶稣。耶稣不理这妇人亦不行，因他刚在圣殿里教训众人，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审判者。故此，无论耶稣的答覆是应该或不应该，甚至置之不理，也有把柄被他们拿住。”

Fion 问：“耶稣怎样回答解困？”

阿虎说道：“耶稣没回答，只是弯着腰，用指头在沙地上写字。”

猜克上校不屑地说：“杀就杀，不杀就不杀，爽爽快快嘛，无端端写什么字！”

阿虎微微一笑，继续说下去：“圣经没记载耶稣写

些什么字，不过植牧师估计耶稣极可能写杀人、偷盗、奸淫、欺诈、说谎之类的罪恶。耶稣一面写，一面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围观的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离开，只剩下耶稣一人。耶稣就对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

我不满地说：“做了坏事，也不用定罪，岂不是人人都可作奸犯科。”

“大概你忘了。耶稣还在，他没有离开，他没有罪，他可以定人的罪。然而，耶稣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最终，耶稣会定这世界的罪，但此时，他仍然等待，等待罪人悔改，得到他的赦免。”阿虎把步枪放在地上，退开，“故事，我说完了。”说罢，他合上眼睛，低头祈祷。

猜克上校神情木然地踏步上前，低头看着步枪，泪水一颗一颗地从他眼角淌出。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Fion 轻声道：“上校……”

“让他自己选择吧。”我拉住 Fion 的手。

猜克上校双手紧紧握拳，全身发抖。明显地，他内心正经历重大的交战，是否弯腰？是否拾枪？一时之间，我也觉得难以抉择。

那边，阿虎睁开眼睛。

猜克上校大吼一声，终于，拾起步枪。

Fion 别过头，不欲多看。

“砰……”

一轮乱枪过后，叶落纷纷。

枪是向天开的。

后 记

我、Fion 和猜克上校在空军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待治好身上的伤，且确定没受细菌、病毒感染后，医生才让我们出院。

出院后，Fion 和猜克上校各有各忙。Fion 忙着引渡蟑螂到美国受审。猜克上校则亲自驾驶轰炸机，飞往食人蟑螂出没的森林，空投燃烧弹，将那座森林炸成一片焦土。

而我，本想到巴提雅、布吉岛等地游玩，但这类外国游客集中的旅游名胜，已成为恐怖袭击的高危地区，不去也罢。

最后，我只身返港。

当我踏足家门，看见大批蟑螂尸体躺在 0.5mm 厚的灰尘里，感觉仿如隔世。我放下行李，提起扫帚，打算清理蟑螂尸体。蟑螂，还是家里的善良。我开始体会夏元瑜教授的用心良苦。

一只小蟑螂从墙角的缝隙钻出，一双触须左探右

探，似乎在侦查我这个陌生人在干什么。我用扫帚把它拨进垃圾堆里，不觉扬起一阵灰尘……

阿乞——

花 絮

何浩确定前后窗子都锁好，便把铁罐放入胶罐之中。

放好后，何浩退至大门，手握门柄，双眼紧紧盯着铁罐，期待即将产生的化学变化。

未几，铁罐发出“嘶嘶”之声。

何浩赶紧拉开大门，但，拉不开。门锁竟然坏了！

回头，铁罐开始冒出白烟。烟雾弹开始发挥威力。

“救命呀！放我出去呀！”

* * * * *

何浩走到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转左还是转右？

两小时，可以到网吧玩线上游戏，可以到书店尽钉，可以到咖啡店喝咖啡兼看杂志，可以到球场打人玩三人篮球赛……

突然，“辄——”一辆黑色的玛莎拉蒂 Coupe GT 跑车冲上人行道，在何浩身前驶过，先撞翻垃圾桶，再铲进水族店……

吓得何浩慌忙跃后。

一番扰攘之后，脏兮兮的 Fion 从脏兮兮的车内爬出来。

梁科庆破口大骂：“Fion！你知道这辆车子值多少钱？”

* * * * *

“我是还福音的债。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说时，植牧师领何浩等走进一间屋子。

屋子摆了六七张方桌，密密麻麻地坐满人，都在吃晚饭。吃的东西有烟三文鱼、四头鲍鱼、阔少炒饭、蟹籽寿司、北京填鸭、菜胆云吞鸡、烧羊腿、清蒸苏眉、苏士焗龙虾、杂菜沙拉……

何浩和 Fion 齐声道：“让我们先还肚子的债吧。”

* * * * *

Fion 忧心忡忡地说：“我越想越觉不妥。”

“我也是。”何浩道。

倚着车门抽烟的猜克上校问：“你们担心什么？”

Fion 摇头道：“你的烟瘾这么大。”

何浩接着道：“我们担心你早晚患上肺癌。”

“咳咳……”呛咳一阵后，猜克上校用手帕抹嘴，

骇然道：“血呀！我咳出血呀！”说罢，晕倒地上。

* * * * *

蓦地，猜克上校停步，立定。

何浩问：“他搞什么？”

“前面可能有些特别的东西。”Fion道。

何浩和Fion不期然加快脚步。

何浩高声问：“前面有些什么？”

猜克上校转身道：“你们自己看吧。”

何浩和Fion赶上前看个究竟。

眼前，屹立着一座巨型的摩天轮，还过山车、海盗船、星际蜘蛛、动感影院、海洋馆……

“这是……”

“海洋公园???”

* * * * *

Fion慢慢倾侧水壶，把少许清水倒在蟑螂的嘴上。

蟑螂尝到清水，马上张大嘴巴。

Fion多倒清水给他，他大口大口地喝。

喝过水，蟑螂的神智稍稍清醒，便问：“有吃的吗？”

何浩把一包饼干抛过去。

“太硬，不吃。”

何浩把一袋面抛过去。

“太软，不吃。”

何浩把一支雞腿拋过去。

“太油，不吃。”

何浩把一件 Pizza 拋过去。

“太膩，不吃。”

何浩双手叉腰，问：“你想吃什么？”

“唔，天山雪莲。”

“神经病。”

* * * * *

“沙粒”渐渐逼近茅屋，又像无数小矮人列队操至。

他们都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反应。

“嘈嘈……”它们来到茅屋外面。

“乞嗤！”何浩突然打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喷嚏。

Fion 取出 Tempo 纸巾，派给猜克上校和蟑螂抹脸。

“对不起。”何浩不住向各人道歉。

* * * * *

猜克上校睁开眼睛，道：“在山区，日落比平原早。我们继续等蟑螂，高兴的只有那些食人蟑螂，因为它们今晚将会多三份晚餐……”

“他来啦！”Fion 指着山路的另一端。

蟑螂命不该绝，及时赶到。

何浩高声喊道：“我们要开车啦！”

蟑螂闻言，头一扬，臂一摆，后足蹬地，前足向前猛跨，快速的摆臂配合强劲的后蹬前跨，动作流畅而有力，恍如一匹脱缰快马，直奔过来，瞬间，已跑到车前。

“哗！”Fion 按下秒表，“九秒零五。”

* * * * *

就在此时，山路的另一端传来“隆隆”车声。

荒山野岭，会是什么人？

何浩微一沉吟，跃上树顶，以便躲在枝叶之间，先看清楚来人，才作定夺。谁料，何浩打算躲藏的位置，早被一支树熊占据。

何浩道：“小朋友，请你让一让。”

树熊沿树干慢慢爬下。

车声由远而近。

何浩探头往下看。

原来是辆雪糕车。开车的是只企鹅。

雪糕车停在树下，树熊刚爬到地面，便向企鹅买了一杯软雪糕。

树熊一边吃雪糕，一边咕噜咕噜地向企鹅说话。

待树熊说完，企鹅从雪糕机器下面取出一枝机关枪，朝何浩藏身之处乱枪扫射……